

KUOWEN WEEKLY, ILLUSTRATED.

第四卷 第五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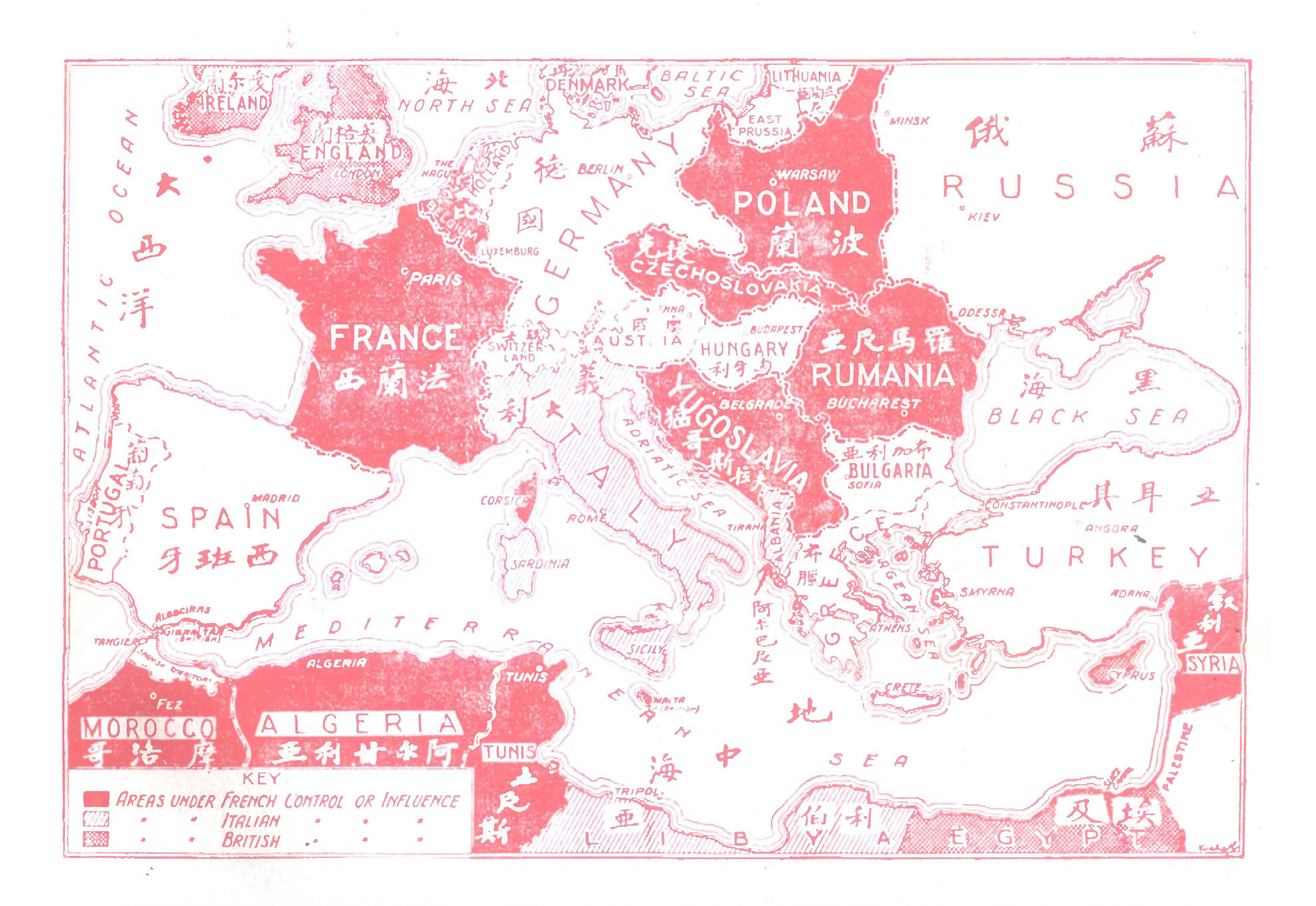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中華郵務局掛號認爲立劵總包新聞紙類

要目

社址天津日本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

歐洲新形勢



請參閱本期所載歷樵君譯「歐洲外交最近的分野」一文

畫虎不成





上圖爲美國伶人之中國裝飾。下圖爲紐約戲院中之中國古裝劇。服裝絕奇。不倫不類。

國聞週報

第四卷第五十期目錄



歐洲外交最近的分野

▲法在巴爾幹義在北非為疑懼而生之問題

▲國際間極縱橫捭闔之能事

（歷樵譯自紐約時報）

在歐洲外交界。有二事足表示舊世界列强結合之新勢。其一為法國致歐陸各國通知與猶哥斯拉夫結攻守同盟新約之覺書。其二為意總理墨索里尼遣烏鼎親王率艦隊赴湯吉爾之活劇、

法猶新約（按巴黎十一日路透社電云。法外長白利安氏。刻與猶哥斯拉夫外交總長馬林高維赤。將法猶兩國通好及仲裁條約簽字。見本刊四十五期國外大事述評。）構成之經過、其間饒有光怪陸離之舊外交手腕。其異於舊式之外交者。重要之點。即在雖曾秘密談判。而性質則決對公開也。其結合之由來。種種事實。皆為吾人所習知。在陳述以前。必須預先聲明者。大戰以來。法為包括捷猶羅三國所成之小協約之護符。苟遇三小國。利害相同之事發生。法即有三盟國之擁護。其根據或緣諸國間相互訂定之戰事公約。或緣直接訂定之條款。但近二年來。小協約已呈衰頹氣象。降至今日。直成無可救藥之形勢。

新巴爾幹問題

當今年歲首。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簽訂鐵拉奴條約時。國際阢隉之情形。即緣之發生。此約內容。雖經雙方否認。實不啻將此位于阿底里亞海岸旁之小國。作為意之附庸。約中曾規定。雙方利益、有被敵對國侵犯時、意於軍事上。有便宜行事之權。意在巴爾幹。既得根據之地。則稱强巴爾幹之猶哥斯拉夫。不得不作未雨之綢繆、於是集其求援之眼光於巴黎。而法則報以不干涉之答語。如此云者。顯明法人之大欲。不在於純粹的巴爾幹問題耳。因需要或策略上的關係、猶人乃將其目光。移注於德國、二國報紙。咸竭力鼓吹德人往昔之「東方命運論」。猶人並言。德苟資以武力。將放棄其以前竭力爭持與奧合併之反對。

此種消息為意法所聞、皆為不懌、墨索里尼反對之點、為不願在布利南口。發現一强有力之鄰封。白利安反對之點。可分為二、其一。不願德在來茵河對岸。伸張其威勢。其次。不願其同盟之捷克。受此變動之結果、三面被圍於德、使德人之國防線。直展至匈牙利國境。雖德國國會中。新增入奧國舊教徒之勢力。足助阻普魯士人之野心。而法終不肯輕易放鬆也。最後、法猶二國中。談判開始。結果遂成此新約、於是法人乃獲得一確切之攻守同盟。（法人仍稱之為局部的保安條約。）包括比波捷羅猶五國。

法意間有關之問題除上述外為地中海問題。其關鍵則在湯吉爾。參商之起點已啓於一九零五年。是年德皇為試驗當時新訂之英法盟約之團結力起見。故作

地中海問題

湯吉爾之遊歷。其結果遂促成英法俄之協約。

德皇於晨九時登陸。下午三時離別。曾作兩度抨擊法人之演辭。皇語蘇丹之叔。謂德承認湯吉爾為完全之獨立邦。談話結果。引起歐洲無限之恐慌。德人且進一步要求成立會議。以決定摩洛哥之地位。法外長台爾加賽毅然加以拒絕。卒因德人與他國之壓迫。法人只得讓步。且忍辱而褫台爾加賽之職。

阿爾齊雪拉會議於以召集。結果遂有目下受吾人相當注意之阿爾齊雪拉條約之簽定。此中最緊要一點。即當時之意大利。雖為地中海上主人翁之一。而在非

意人受法之擯斥

洲北岸無一根據之地。但其時已與法人及其他聲言不干涉諸國成立其對於里布亞和平侵占之默契。會中法人即據此理由。將意人擯諸摩洛哥之門外。意人對此至今猶耿耿於懷。

上述事件尚非戰前歐洲對摩洛哥唯一之紛亂。當一九一一年。法人藉口於非斯情形險惡。駐重兵於彼。德人以法之斯舉破壞該地原狀。遂派遣「玄豹號」戰艦於湯吉爾南五百英里之阿加豆海口。以保護僑商為口實。考其究竟則絕無危險之可言也。

交涉結果。德人完全承認法人在摩洛哥之權利。而法則割讓剛果之一部於德。事後德外長吉德倫瓦合德語其羅馬尼亞友人大基寫尼斯科。謂彼曾派一戰艦至阿加豆。而得地十萬方里。以此自詡焉。

當是時。意尚未得逞。於是對土宣戰。攫蘇丹之里布亞。以為己有。因是在地中海上之非岸得一插足之地。但因被擯於摩洛哥。乃拒簽湯吉爾之約。其餘諸國已先簽署。以認其為國際公管。美則以他故亦未簽字。在實際上。當德法諒解對付西班牙時。湯吉爾即佔重要地位。英人懼其對岸直布羅陀港險要之失據。遂迫列國認湯吉爾為國際公管。庶幾使其通印度之路保持原有之安全。而克控制全地中海。

有此摩洛哥過去之回溯以為背景。則烏拙親王率領意艦隊至湯吉爾之事。可認為與德皇遊湯及派遣「玄豹號」至阿加豆往蹟同其意味。故不能僅僅視為

湯吉爾談話

墨索里尼之賣弄手段也。在過去時間。因某種原因。意大利被擯於湯吉爾會議。今後之意大利。對於湯吉爾地位之處置。將使舉世知其不甘坐視也。湯吉爾情形。目下愈趨險惡。正在醞釀時期。最近張伯倫與西班牙總理李維拉之談話。引起不少之注意。法猶新約者。為對意大利在湯吉爾之舉動而發也。

吾人瀏覽今日之新聞。發見若干較表面上更饒意味之事態。在歐洲新結合之陣線上。無交戰之表示。而互相猜忌之念達於沸點。在羅加諾之前。歐洲直可稱無國際政策。各事僅憑權宜而處置。只有在暗中摸索和平之一種傾向耳。

時至今日。乃有一種政策發見。此策為何。即和平與經濟的合作是也。懷疑態度。仍然存在。舊外交手腕。仍然猖獗。皇子發表其對世界問題之觀念。大會聲討縱橫捭闔之陰謀。不過戰後之歐洲。較戰前實業化之程度。已增至百分之五十。經濟之重要。大有繼長增高之勢。

今日之外交界。仍欲效一九一四年以前玩弄商業界之故智。但國際間之商業巨子。已起而力遏外交家之氣燄。或則務令此後之外交帶有經

濟色彩不全爲政治問題。除歐洲鋼鐵聯誼社（見本刊四十五期拙譯之結合中之歐陸對外經濟聯盟）外固不鮮其例也。

此種組合之利害可取證於異日姑不具言其組合之意味則顯然爲商業的屏障而目的則在管理生產量限制國外市塲之競爭故結果影響關稅之政策與商務之條約此等對於國際政策之影響今大顯著經彼等之壓迫外交遂成爲經濟上的有無相通此種交換政策咸有力的爲國際實業家所操縱。

處今之時吾人視墨索里尼罵坐加羅爾復國之等等事實比較的在國際外交之範疇上胥爲無足重視現今之外交以主義爲首要而現今之主義則不容疑惑的爲和平與經濟今日歐洲之性質不容有猛烈的爆發無有任何一國能超然於經濟律之支配也。

大戰前後外交界最重異點即在昔爲政治的野心在今爲經濟的進展。戰前德奧意結三角聯盟而羅布希士附之英法俄成立協約以相抵抗。當時陣線之形成爲集中的均勢各國之中互以外交上的鈎心鬬角爲事自一九一二年後形勢日急一日馴至燎原之勢發於星火。

目下之新陣線

目下之新陣線迥異往日即與戰後數年較亦相懸殊。最新之變更大約起源於羅加諾條約此等戰後約章。一方爲新外交奠基同時亦可認爲毫無效果因吾人謬想以羅加諾精神爲不可能之事實同時又認至政治穩健經濟發展之程途與其初期許者之遠近實相逕庭。

當德與英比法捷波簽署羅加諾條約前曾與俄暗中締結盟約約中重要意義爲承認德俄間有共同需要之點此種了解天然爲其餘歐洲諸國所不喜。

但以此原因即謂德人外交鵠的在羅加諾條約精神中爲消滅波蘭政府則涉於武斷德人固澈底明瞭波蘭爲彼與不可測度之蘇俄間唯一有價值的緩衝國有人謂波總理辟爾蘇斯基曾表示苟德任其併吞立陶宛則彼不恤以丹錫沿岸返璧於德其語氣中大有蛛絲馬跡可尋也。

對於俄德兩方法人皆感覺有武力隄防之必要其戰後締盟與軍事上之行動明白的爲對德而發俄人在摩洛哥與印度支那之宣傳亦引起法人敵視之感想。

以是法對波捷比之盟約有防俄防德兩重之作用其與羅猶所締之新約則爲對意而發以平衡其在巴爾幹之勢力意人所採之手段則爲聯歡布加里亞匈與意亦有携手之傾向。

在鷸蚌爭持中英人收漁人之利知坐觀將危及其大陸之商務也乃担任公斷人之身分故目下英人之權威較任何時代爲著蓋德法之和平胥有賴於英之保障在巳訂條約中英人曾允許苟有一方採取武力之侵佔英將保護受侵者而加以制止。

英人與法訂定之和平協約爲其外交政策之骨幹吾人即謂爲歐洲和平基礎亦不爲過苟放棄此約則舊日約縱連橫之勢行將再見因協約爲和平基礎故張伯倫乃敢擔保意大利在未來之湯吉爾會議中得要求在北非占一位置而同時與匈牙利以協助反抗法及其與國之侵略焉苟不若是不干預之態度爲不可能也。

在此政治軍備紛紜中請得而一談列强目標之所在比方吾人欲研究英法意之主旨將若何措答耶英之目標至爲明顯曰保安大陸以發展其商業歐陸諸國以各個言之其政策靡不與英相符合皆求和平與經濟之發展除上述以外英之政策皆爲傳統的簡言之即保護其通商之

孔道。維持沿途現狀。並保守其在一九零四年英法條約中易得之埃及與蘇丹之利益。

英國之利益

英人對待蘇俄。為溢出歐洲政治範圍外之事項。自亞柯斯搜查案件發生於倫敦。英俄絕交以後。英之外交部曾勸介列强取一致行動。迫俄人停止宣傳運動。德方以與俄有成約。遂加拒絕。法因不可避免之經濟關係。而現趦趄不前之態。意大利大致贊同。但以為非各國一致對付蘇俄。則不能奏效。況此等政策。苟不在經濟上加以承認。則將迫布爾什維克更猛力反對歐洲矣。是以種種原因。英人此舉不克實現。

法仍在其保安問題上大做功夫。北鄰之德人口既繁。南鄰之意本為戶口稠密之國。而且孳生率正在增高。人口問題之壓迫不得不從而解決也。

法將放棄一殖民地。以緩和此壓迫歟。觀其結盟之用意。則必不出此。不然則此種防衛盟約有何意義耶。以云法仍畏德。則不僅涉於武斷。且抹殺維加諾條約。而對於信仰保證和平之英國加以侮辱矣。

法果畏意之侵畧耶。此舉實際上為地理形勢所不許。更不必言經濟上之地位矣。且英德俱不為用。意將何恃而出此。即云意可沿雷維拉以戰艦掩護軍隊登陸。集中其全力於地中海。而法之海軍力則分散於地中海大西洋兩方。難與對敵。斯說也。雖墨索里尼高唱之。然望其實現。無一顧之價值也。

然則法之所畏。究屬何方。曰。其所懷疑者。全歐之大局耳。關稅之藩離。日見其增高。此外疆域之紛爭。種族之猜忌。無往而非荆棘也。

意大利問題。完全為心理作用。墨索里尼掌握之大權。十倍德帝。而其賣弄手段。亦復相同。德帝抱世界政治之大欲。為德國擴張勢力。墨索里尼亦秉其汎繫主義之精神。以爭意大利之世界地位焉。

嘗有人責難德帝侵略中歐。維廉答之曰。吾等即中歐也。墨索里尼亦襲其語調曰。吾等一强國也。必在陽光所及處得一地位。其計畫之一部。將以阿底里亞為意大利之潢池。而建一該撒式的帝國。以容其劇增之人口焉。

意之汎繫軍隊。為汎繫主義强權之標幟。亦猶德國軍隊曾標榜荷罕查倫主義之强權。因聖鳩門條約之結果。意大利繼承奧國而過問巴爾幹經濟事項。市塲之攫得。為其利益之基礎。其通俄商業上天然而有利之要道。舍此半島莫屬也。

法義間之關係

墨索里尼對法之態度。根本上並非敵對。其富有劇意的舉動。不過用以博本國人喝采耳。兩國間之衝突。無關大局。大半皆出於旅法汎繫黨人之叫囂。與夫邊防軍將之躁動。義欲侵法之難。等於法欲侵意之不易。倘以此理推諸外交政治二端。亦足徵操縱新興國民氣之困難也。

歐洲諸國之背景。為俄德。德國會之視羅加諾為一調停機械。藉此以期萊因地撤兵之履行。與其他利益之實現。其利用國際聯盟。以圖私利。與意如出一轍。彼將藉以為世界通商之媒介。並將其戶口問題。擴為國際問題。其要挾理由。以為德人除獲得更大之自由。以擴張其市塲。庶可造成國外信用。以利道威斯計畫滙劃之履行外。賠償之欵無從支付。其揭櫫戶口問題。則曰彼必需殖民地。以居其過剩之人口。列强將若何處置其要求乎。彼固知列强無論若何。必有以報命也。

倘逕以蘇俄爲歐洲之一國。則在全歐各邦中。爲最不易認識。蓋歐洲各種會議。俄皆不預聞。是以無從辨其廬山面目。軍縮運動苟俄不加入。則無從着手。減軍之

混沌中之蘇俄問題

實際履行。最好先在俾斯亞拉伯着手。其地俄人力爭爲隷屬之一省。因是羅馬尼亞懼俄襲擊。被迫而養一大規模之常備軍。因羅之擁有重兵。而各國亦紛起而效尤矣。

自大戰以後。俄人需要暖港。較前尤切。其對於南方君士但丁（俄士立有密約）以及北方波羅的海種種之計畫。並令歐洲其餘諸國。惴惴不安。尤甚者即俄德間之諒解是也。

巴爾幹各國波蘭羅馬尼亞布加利亞皆爲防禦蘇俄傳染之衛生所。各種設備。可以一部分解釋戰後防禦

抵禦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屏障

布爾什維克屏障之現象。在莫斯科方面觀之。國際聯盟不啻一反俄聯盟。而以英爲領袖。俄人之宣傳。更引起世界之疾視。倘俄方之宣傳。一日不停。則莫斯科無與歐洲浹洽之希望也。

故目下之俄國。超然於歐洲之政治舞台。竭其全能。以國內之資本振興國內之實業。增添其經濟武備上之實力。於內以代外交上之發展。但彼終將有放棄此態度之一日。而與西歐合作。殆無疑義。必至彼時。歐洲之安全。方可穩固。至少限度。亦必在德人放棄聯俄。專心與純粹之歐洲結合以後。

總之。經濟勢力。日漸膨脹。將取政治之席而代之。可斷言也。

兩度廣州事變與中央執監大會

（二）

十一月十七日廣州事變發生。各報記載。龎雜錯綜。使局外人莫明眞相。乃事經兩旬。十二月十一日又發生共產黨占領廣州之事。卽嚮所謂容共及親共之張發奎黃琪翔。亦遭驅逐。是誠極變幻詭離之致。本報爲使讀者明瞭粵變情形起見。特搜集關於此事之文件多種。陸續披露。則其癥結所在。不難於此中得之。其國民黨中央執監大會開會問題中所謂粵寧兩派及西山派之各種表示。亦附帶紀錄。藉存信史。

記者誌

（九）謝持等告同志書

（一）自本年九月十五日寧漢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於南京成賢街中央黨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於南京紫金山總理墓地。分頭一致決議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完全付以統一黨務及辦理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權。自是寧漢滬分立之黨歸於統一。因而由中央特別委員會產生國民政府。由國民政府產生軍事委員會。政事軍事亦由黨之統一而統一。凡此事實。非特同志所共見。亦中外所共聞。而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時宣言及國民政府成立時宣言。可覆按也。乃近來竟有取消特別委員會。停止特別委員會之議。查其借口之武器。則高談法統，主張開一方之所謂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以處理黨務。慨自本黨遭共產黨陰謀破壞以來。同志之間互相猜疑。激成水火。及至今年寧漢兩方同志。先後覺悟。從事清黨。與滬方同志主張成爲一致。斯誠黨事之轉機。故於九月中央統一時。各方同志皆主張黨內分子融爲一爐。悉出任事。而尤再三致意於胡吳汪蔣四君。蓋本黨同志不能大團結。則雖一致清黨。黨之前途。猶難樂觀也。孰知事與願違。以數人苦心團結之而不足。少數人播弄之而有餘。相激相蕩。至成嫌隙。然不可終日之局。可勝浩歎。夫事窮則變。古有明訓。黨事至此。凡可以謀黨之團結與進展。苟出誠意。在可能範圍內。何事不可以協商而謀變通。若別有用心。高唱不健全之法統。而欲以一方之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處分中央特別委員會。則有不能已於言者。本黨自寧漢滬三方中央黨部分立而後。已早無法統之可言。祇能就事實以謀黨之統一。今既有爲法統之說者。則姑就法統言之。十四年冬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一部份執行委員林森鄒魯覃振居正石青陽葉楚傖戴季陶邵元冲茅祖權沈定一傅汝霖監察委員謝持張繼等開會於北京西山總理靈前。決議肅清共產黨。並以廣州中央黨部爲共產黨把持。不能行使職權。乃決議移中央黨部於上海。復於上海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在粵之一部份執行委員汪精衛譚延闓丁維汾王法勤譚平山林祖涵于樹德監察委員鄧澤如等不予贊同。則仍在粵行使職權。及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是粵

滬對峙。此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黨統分裂。不能諱言也。北伐至鄂。廣州中央黨部移於南昌。再移於漢口。及底定蘇浙。南京清黨。漢口中央黨部猶持異議。因而南京成立中央黨部。於是漢寗對峙。此廣州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黨統分裂。亦不能諱言也。自南京清黨而有滬寗兩方合作之進行。寗滬因互認其法統也。自武漢清黨而有漢寗滬三方合作之進行。漢寗滬亦互認其法統也。各方已互認其法統。在更加以痛定思痛之餘。互相退讓。互謀補救。所以九月上海集漢寗滬三方同志。協商統一之事。其時列席者。汪精衛于右任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譚延闓朱培德程潛李烈鈞李宗仁孫科伍朝樞葉楚傖王伯羣甘乃光繆斌覃振劉積學茅祖權許崇智謝持居正張繼鄒魯傅汝霖等二十餘人。聚於一堂。討論數日。一致決定。合三方中央黨部成立特別委員會。並推定汪精衛蔡元培謝持起草宣言。遂於九月十五日三方中央執行委員會分別開會。正式決議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監委員會職權。是中央特別委員會之產生。由於漢寗滬三方中央黨部之正式決議。法統至明顯也。故除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外。中央特別委員會斷不能以一方之

廣州之珠江邊

間此水染幾許碧血

意思變動之。亦不能以多方之意思變動之。更不能以何方內之個人意思變動之。其於事理亦至明也。乃當黨務與政事軍事進展之時。而開一方第四次全體執委會之說突起。初以其爲一方內部之手續問題。爲之容忍。今忽愈唱愈奇。且而高談法統。爲取消中央特別委員會等之說。是烏乎可。且就一方之第四次執委會而論。須根據於第三次執委會而發生。查南京方面固無所謂第三次之執行委員之開會。查漢口所開之第三次執行委員會。又完全爲共產黨所操縱。爲南京方面所不承認者。是一方之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本其法統已乏健全。若以一方不健全之法統。而欲凌駕三方成立之中央特別委員會。豈有一毫容許之理由。況中央特別委員會。本係統一黨務之臨時過渡機關。黨之根本大計。胥待決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故其行使職權。爲時至暫。且自成立以迄今日。雖不敢言有若何成績。而事事公開。人所共見。本黨負救國責任。一切行動。須示國人以大信。況關黨之根本問題。尤不能輕易從事。若爲少數之意見。將黨之根本問題數月一易。不特國人無所適從。即黨員亦祗覺其治絲而棼。抑有進者。本黨爲整個之黨。萬不容黨內有派。前之左派右派中派。爲共產黨化分本黨之名詞。今已彰明較著。人知其非。某等在西山總理靈前開會。決議肅清共產黨。只有主張。並無派別。自寗漢先後清黨。主張早已完成。自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黨權統一。黨部完整。更無派別存於其間。況清黨爲黨員應盡之責。既已一致。即無彼此。不圖今日吾黨同志竟仍以西山派爲攻擊之資。於以歎共產黨所施毒計入人之深。否則必猶有共產黨作祟於吾黨之中。而同志未及察也。吾黨同志誠愛黨者。不宜妄指中央特別委員會爲罪過。亦不宜橫以莫須有之事醜詆吾人。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如果有不稱職者。儘可更易。如謂委員人數未

能充分容納各方。則委員儘可增加。人或言西山會議派對於黨務包辦把持。尤乖事實。查特別委員會係委員制。與西山會議有關係而爲委員者。不及三分之一。中央常務委員各部委員。與西山會議有關係者。充其量亦不過三分之一。事實具在。莫能掩蓋。若摭拾此說爲攻擊之媒，直屬不堪一笑。總之當此革命進程中。內有殘餘軍閥。外有環伺列强。而共產黨爲害腹心。尤岌岌不可終日。本黨負此救國重責。整個團結。猶恐力微。再行相煎。何以自存。至若知共產黨之禍而清黨。復用其餘孽以禍黨。甚或惟我可以聯共。惟我可以清黨。他人反共而清黨者則非打倒不可。此皆本黨不祥之現象。故某等區區愚誠。祇知有黨。不知有派。無意氣雜於其間。更非諱言西山會議。寧漢清黨。何一非西山會議數年前之主張行動。所謂求仁得仁。仁已得矣。惟有進而求黨之統一。故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時。即將上海中央黨部結束。移交於中央特別委員會。尚何有西山會議之存在。某等服務中央特別委員會。亦只有個人黨員資格。並無西山派之意義。茲之列名。亦本個人資格發言。一陳過去之事實而已。若夫某等個人之進退。早有聲明。祇求黨之團結。無個人權利地位之見。時時皆可引退。惟中央特別委員會有正當之歷史。則不能不懇切明白以告同志以告國人。無使爲一部分人一手掩盡天下目。此則某等今日不得已於言者也。特此陳詞。諸維亮鑒。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謝持張繼居正許崇智鄒魯傅汝霖。

(二)滬方中央黨部之成立。其主要目的。全爲清黨。並疊向粵方中央(寧漢中央黨部之前身)各同志表示。共產黨脫離本黨之日。即黨部歸於統一之日。故當北伐軍底定蘇浙。將行清黨之時。某等除組織工界聯合會以分共產黨之敵勢外。復決定黨務統一之辦法四種。㈠恢復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行施職權。㈡粵滬兩方之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合併行施職權。㈢滬粵兩方中央黨部分別舉出相當人數。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集事宜。㈣滬中央黨部宣告清黨目的已達。自行結束。不料四月十二日寧方清黨。同時查封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之滬方中央黨部。其事雖未嘗見諸實行。而滬方中央黨部雖欲自行結束而不可得。旋寧方中央黨部成立。各方同志以寧滬皆一致清黨。黨務應行統一。於是提議寧滬合作。寧方中央執監委員如胡漢民。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蕭佛成。古湘芹。鄧澤如。丁維汾。葉楚傖。諸同志。亦連名函約滬方同志往寧。以瞻望總理墓地爲詞。實謀黨之統一。某等乃以非正式手續提出所決「一」「二」「三」三種辦法相商。(但將粵滬兩方之粵字。改爲寧字。稱寧滬兩方)及張繼同志由日本還國。前赴南京返滬。携胡吳蔡鄧李蕭古丁葉各同志復函。(函中各人雖不全署名。函末聲明某某因某事未到故未署名。但悉同意。)謂採取最無痕跡之辦法辦理。蓋取第三種寧滬中央黨部舉出同等數人籌備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之辦法也。函末並云。如同意即請派人赴寧協商進行。滬方中央即派覃振劉積學爲代表偕同張

昔日繁華之廣州街市

而今成一片廢墟

繼往寧協商。寧方委員胡吳諸同志仍屬一致。惟云俟蔣介石同志回寧參與。即可見諸實行。乃蔣介石同志自前敵還京。遽行宣告下野。寧滬合作之事。因而未能實現。然在此醞釀中。已爲寧漢滬合作之進行矣。當武漢醞釀清黨。滬方同志即由許崇智同志派人逕赴漢口。催促實行。並商黨務統一辦法。隨得汪精衞同志復函。主張滬漢合作。提出意見二點。㈠漢滬同志開預備會。充分交換意見。㈡漢方開第四次執行委員會。請西山會議諸同志加入工作。聲明除中央黨部須俟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外。其外各機關。一律均可參加。當時滬方面同志復汪函。對於第一點開預備會。完全贊成。並要求寧漢滬三方合作。以謀本黨同志之大團結爲主旨。而於第二點認爲不當。故復函中並不提及。但另提出前與寧方協商之三種辦法。向汪精衞同志協商。嗣蔣介石同志下野。寧漢合作之議亦起。譚延闓孫科二同志以代表漢方同志資格。由潯而寧而滬。爲漢寧滬合作之進行。在滬與某等疊次談話。均主張集合漢寧滬三方同志。澈底研究大團結辦法。譚孫回寧。即偕汪精衞李宗仁朱培德李烈鈞


去國之汪精衛

諸同志再來滬。于右任程潛兩同志相繼至。集合漢寧滬三方面代表協商。初則分頭接洽。各方一致。乃於九月十日下午。在武定路鴻慶里張靜江同志家。商定於次日開正式談話會。由漢寧滬三方中央黨部各推負責代表若干人列席。並決定在戈登路伍悌雲同志家開會。九月十一日上午。三方代表到會。推譚延闓同志爲主席。以莊嚴之儀式宣告開會。恭讀總理遺囑。開始議事。議決各案如下。(甲)關於黨務者。㈠組織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㈡特別委員會由寧漢滬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組織之。㈢漢寧滬三方中央黨部將其職權委託於特別委員會。㈣特別委員會除行施中央執行委員全體職權外。應負統一地方之中國國民黨黨部。並籌備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最遲十七年一月一日開會。㈤特別委員會委員三十二人。候補委員九人。三方共同提出。寧漢兩方面將全體人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發表之。上海中央黨部亦同時將全體人名發表之。㈥中央各部長人選由特別委員會決定之。(乙)關於政府者。寧漢兩方面政府之合併及改組方法並人選。如㈠政府委員。㈡各部部長。㈢軍事委員。㈣委員由特別委員會議決定之。(丙)統一宣言。推汪精衞譚延闓蔡元培謝持起草。

是日爲正式談話會之第一日。應注意之點有三。㈠公約所商事件。其決定方式不取表決手續。以全體一致爲定。免有多數壓少數之嫌。凡議一事。如有一人提出異議。即再討論。必以無一人異議始止。此公約不特此次談話會始終依據之。即中央特別委員會至今猶守此公約。㈡討論「甲」之「五」項時。原草案係「寧漢兩方面將全體人名由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之。而寧方同志以不承認漢方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故。因之不能承認第四次全體中央委員會。主張寧漢

分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兩方同志相持至烈。後刪去第四次字樣。改爲臨時會議發表之決定以後。李石曾同志仍請保留。待至次日決定。以便退商於未列席之寧方同志。次日即九月十二日。繼續開會。李石曾同志報告寧方同志意見後。始如上文決定。是第四次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會。寧方同志堅不承認。而漢方同志之代表亦已不復爭持。此即某等書所云互相退讓。互謀補救之一事也。則今日猶高唱所謂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者。何嘗眞爲黨爲法統之爭。實則別有用心而已。(二)宣言起草委員四人。又互推汪精衛同志起草。九月十二日開第二次談話會。除決定昨日「甲」案之第五項外。推定特別委員及候補委員。漢方推出特別委員譚延闓、孫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潛、候補特別委員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寧方推出特別委員李宗仁、李煜瀛、蔡元培、王伯羣、伍朝樞、李烈鈞、候補特別委員褚民誼、繆斌、葉楚傖、滬方推出特別委員林森、許崇智、居正、謝持、覃振、鄒魯、候補特別委員茅祖權、劉積學、傅汝霖、寧漢滬三方公推特別委員汪精衛、胡漢民、張繼、吳敬恒、戴傳賢、張人傑、蔣中正、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李濟琛、何應欽、白崇禧、右特別委員三十二名。候補特別委員九人。均一致通過。是日談話應注意之點有二。(一)漢方所推特別委員候補委員各名單。係汪精衛同志親筆所提出。(二)會畢時汪精衛同志特向蔡元培謝持說明伊起草宣言大意。九月十三日第三次談話會決議案如下。(一)在特別委員會中公推五人代行監察委員會職權。關於人選由談話會商定發表手續。依照關於第五項辦理之。(二)公推特別委員張繼、于右任、何香凝、李煜瀛、蔡元培、五人代行監察委員會職權。(三)抽籤定特別委員及候補特別委員次序。上列三次談話會列名者。爲汪精衛、譚延闓、伍朝樞、程潛、鄒魯、葉楚傖、李烈鈞、王伯羣、謝持、楊樹莊、許崇智、張繼、覃振、于右任、居正、茅祖權、劉積學、甘乃光、傅汝霖、李宗仁、張人傑、蔡元培、繆斌、李煜瀛、褚民誼、孫科、朱培德、右列有須注意者。茅祖權、劉積學、傅汝霖、甘乃光、繆斌、第三日始行列席。汪精衛則第一日第二日均列席。惟第三日開會未到。而此三日中之談話會。實以第一第二兩日爲最要。蓋統一黨務合併政府之辦法與人選。皆於第一第二兩日決定。汪精衛同志固親列席贊成之。聚漢寧滬三方而代表同志於一堂。正式討論之日。結果至爲圓滿。遂一致於九月十四日專車赴寧。十五日漢寧兩方同志在南京成賢街中央黨部開中央執監委員會臨時會議。滬方同志在南京紫金山總理墓地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分頭一致。將三次談話會之結果。正式決議通過。同時發表特別委員會于焉產生。此特別委員會成立之詳細情形。而汪精衛同志與特別委員會之關係亦具見於此。某等區區之誠。除全爲黨謀統一外。別無二心。及其他作用。不圖至今尚須詳述事實以告同志。非謂今日詳告爲不幸。乃謂今日因黨之不幸。而後舉以詳告爲不幸也。雖然。吾黨同志覽此黨事之是非。或能大明。並附特別委員會成立之宣言於左。以爲茲文之結論。謝持、許崇智、居正、鄒魯、傅汝霖、十二月六日。

(十)十二月十一日廣州事變前後汪精衛等與廣州往來文電

(甲)事前(一)「廣州陳公博先生。張向華(發奎)先生。朱暉日先生均鑒。密。弟等以反對特委。恢復中央黨部。與諸兄共同努力。惟迭據報告。暨第四軍政治部所出燈塔。則黃琪翔兄之容共。已爲不可諱之事實。如此不但各方反對弟等爲黨義及人格計。亦難隱忍。擬懇向華兄英斷。請琪翔兄暫時退休。認眞肅清共黨。如承許諾。則弟等必與諸兄共同負責。臨電

無任迫切之至。汪兆銘青。」㈡「廣州陳公博先生。張總指揮。李軍長均鑒。密。蘇俄領事署爲共產黨活動機關。深可痛恨。請派兵圍捕。將俄領驅逐。共黨一律拘拏。此爲目前要着。乞速行爲荷。兆銘佳。」㈢「廣州陳公博先生。張向華先生。李登同先生。朱暉日先生均鑒。密。今日預備會議議決。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職務。正式會議開會地點。俟蔣同志布置完全。再定日期。並議決密令兄等圍捕蘇俄領署內共產黨徒。弟因黃琪翔同志掩護共黨。例如著名共黨廖尚果。竟爲第四軍政治部主任。燈塔第三四期。容共有據。痛苦殊甚。已決引退。請兄等堅決反共。勿爲敵人所笑。爲親厚所痛。如反共見之事實。則各方諒解。必能有效也。兆銘蒸。」

西山派之中堅人物



鄒魯

〔乙〕事後「(銜略)同人以反對特別委員會。主張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主張相同。一致努力。對於反共。既經中央決議於前。全體同志自應一致力行。無有異趨。諸兄迭次來電。鄭重聲明。決無容共復活之事實。同人深爲相信。一切謠諑。無不力爲辨正。以明眞相。惟近來廣州容共復活之聲浪。日益囂張。揣其由來。(一)由於第四軍政治部所出燈塔第三四期。其中言論。絕無反共語氣。甚且有維持容共之疑似。(二)由於蘇俄領事署藏匿共黨。名爲外交及商務之機關。實則爲陰謀煽亂之機關。賄買亂民。激動暴舉。實爲腹心大患。同人等一致決議。請兄認眞糾察。所部凡有縱容共黨者。立即嚴加懲辦。決勿稍存寬恕。貽誤無窮。並飭軍警嚴拏匿跡蘇俄領事署內之共黨。如蘇俄領事有包庇情事。應即勒令出境。以上兩事。務求諸兄英斷。於得電後立見施行。至於賀葉殘部。現在東江。因陳濟棠不加剿辦。有死灰復燃之勢。近竟在海豐陸豐五華紫金惠來等處。建立蘇維埃。屠戮良民。製造恐怖。尤堪痛恨。請諸兄嚴飭陳濟棠迅即剿辦。並派兵合剿。務絕根株。合詞籲懇。亟盼裁斷。汪兆銘、陳樹人、陳璧君、顧孟餘、王法勤、甘乃光、王樂平、潘雲超、青」

〔丁〕李章達報告「汪精衛先生鑒。此間接青電後。連日密議。遵照進行。事爲共黨所悉。先期發難。現在混亂狀態中。諸同志生死未明。容後詳。李章達文。」

△張發奎等電　〔一〕國急。汪精衛。蔣介石。何香凝先生。轉中央各執監委員。各黨部。各報館。各社團均鑒。眞晨共逆乘我主力軍隊分駐郊外。竊據省垣。殺人放火。肆意淫刦。至將各機關卷宗及中央銀行焚燬。其他民居亦慘被燬滅。燒燃三天。爲廣州空前未有之鉅刦。粵民何辜。遭此塗毒。此事爲俄人主使。勾通農工土匪及一部分軍隊。乘我軍出發各路。謀奪政權。危陷本黨。並發出打倒中國國民黨種種口號。實屬罪惡貫盈。我軍爲解除人民痛苦及拯救本黨危亡起見。經即飛電各軍。分路進剿。業於

本日拂曉。盡將廣州共產黨餘孽。一概肅清。此皆本黨忠實同志各軍將士奮勇殺賊之功。仍望本黨各同志益加奮勉。務將共產黨徒一網殺絕並與蘇俄斷絕邦交。此後我國祇有惟一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更不容許有其他謀害本黨的政黨發生。更不容許有不忠實同志勾通逆黨謀危本黨之企圖。尚望全國同志。一致團結。領導一般民衆。努力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達到國民革命成功。中國幸甚。本黨幸甚。張發奎李福林黃琪翔陳公博叩元。

△汪精衛去電　廣州張向華李登同黃琪翔陳公博諸先生均鑒。元電敬悉。諸同志齊心並力。迅掃逆氛。爲之稍慰。惟廣州省城經此次焚刼。綢繆善後。刻不容緩。竊意宜集合各界公正人士。共謀補救。共黨餘孽必去之務盡。即浮薄少年好爲偏激之論者。亦宜痛斥。不可錄用。民衆運動。在中央未確定方針以前。宜停止進行。農工運動中。尤易雜入莠民。不可不防。此次雖由共產賊徒乘虛竊發。然亦由平日過事寬大。以致變生肘腋。爲地方人民大患。懲前毖後。願與諸同志共勉之也。汪兆銘寒。

（十一）汪精衛等促蔣介石復職案原文

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爲解決目前黨事糾紛之唯一樞紐。種種重要問題。均須於此會議求其解決。誠不可不詳加討論。以期無誤。惟現在南京黨務政務。皆形停頓。更從軍事觀察。則口口殘寇乘隙思逞。而馮玉祥閻錫山兩同志。捍禦强敵。勞苦特甚。尤不可不急爲策應。以竟北伐之全功。爲根本辦法計。固宜審慎周詳。爲應付時局計。則宜活潑進行。勿令事機坐失。欲求兩者兼顧。惟有請預備會議即日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此職權乃去歲興師北伐之際。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授與蔣同志者。而蔣同志之能勝此大任。已有不朽之事功。爲之證明。中間雖經寧漢分裂。情形扞隔。然自寧漢合作以後。則此等痕跡。已經消釋。國民革命軍諸部隊夙歸蔣同志節制。決無稍持異同之理。況馮閻兩同志。早經倡議。更可徵國民革命軍人心理之所同乎。蔣同志辭職本未得中央允許。今茲以預備會議之決議。催速繼續執行職權。實爲義不容辭。如此則應付時局負責有人。而關於根本辦法。亦得於會議中從容討論。期於至當。無欲速不達之弊。亦無廢時失事之虞。實爲統籌兼顧之最善辦法。再者。關於開會地點之安全保障。及開會日期。亦可責成蔣同志悉心籌畫。不必再於預備會議中瑣屑討論。合併聲明。謹此提議。汪兆銘、何香凝、王法勤、王樂平、陳樹人、朱霽青、陳璧君、潘雲超、甘乃光、丁惟汾、顧孟餘。

又汪精衛之附帶聲明云。如蔣介石同志能徇預備會議之決議。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則兆銘認爲對於時局已有良好辦法。少數同志間對於兆銘有不諒解者。兆銘儘可引退以息紛爭。謹此附帶聲明（汪兆銘）（十日）

附　預備會公函

敬啓者。本日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第四次預備會議。一致議決。以貴同志去歲受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其職權爲本黨中央所賦與。其功績爲全國國民所共知。當此軍閥尚在負嵎。非同志高蹈之日。爲解除黨紛之癥結。與完成北伐之全功。惟有請同志即日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其全體會議開會之安全保障。亦請貴同志悉心籌畫。黨國前途實深利賴。敬此奉達。此致蔣介石同志。第四次全體預備會議（主席于右任簽名）（另將此函通電全國黨部。一體主張）

（十二）汪精衛發表本人態度經過

賀龍葉挺將共產黨軍隊在廣東東江一帶被擊敗之後。還有些零星殘部原不難根本將他消滅的。但是因張發奎所部回到廣州之後。駐守東江的陳濟棠所部。和他們成了對抗形勢。十一月十七日以後。對抗的形勢更加嚴重。陳濟棠因為要對抗張發奎。自然不肯分割兵力去勦滅賀葉殘部。張發奎如果派遣軍隊去東江。在陳濟棠看來無異前來挑戰。如何能原諒他們。為了這種對抗的形勢。却便宜了賀葉。得了死灰復燃的機會。據最近報告。賀葉殘部的聲勢。已震動了海豐陸豐惠來普寧五華

西山派之中堅人物

許崇智

五縣。每縣都設有蘇維埃。用土地革命階級鬥爭等邪說。煽動一班無知無識的農民。在市鎮鄉村間恣行屠殺。這真是廣東的大患。也是全國的大患。我們要撲滅中國的共產黨。應從此處着手。不幸有些同志徒然存了撲滅共產黨的念頭。而不能認識清楚誰是共產黨。誰非共產黨。甚至竟一口咬定張發奎所部是共產黨。要集合各方的軍隊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使張發奎所部。果然都是共產黨麼。他們去年從軍北伐。由湖南轉戰以至湖北。那些戰功。是一班同志所公認的。今年四五月間。第二次北伐。在河南和張作霖最精銳的軍隊。作殊死戰。全軍將士。死傷至三分一以上。方纔能和第二集團軍達到會師鄭汴之目的。使河南全省立於青天白日之旗下。這些功勞。難道都是共產黨幹的麼。不錯。無論那一枝國民革命軍裏頭。都不能保證絕對的沒有共產黨混迹在內。張發奎所部。當然不能逃於例外。只要隨時考察。隨時檢舉。無論那一個軍官。或那一個軍隊中政治工作人員。只要發見了他是共產黨。或是縱容共產黨。便該立刻的請了出去。不然那一個部隊的長官。便應該受黨約嚴厲的處罰。如今張發奎所部。不是明明說他們反對特別委員會。不服從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黨務政治軍事諸機關。而只服從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決議麼。何以不拿黨的決議去命令他們。而必要集合各方的軍隊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呢。我不能不為曾經共患難共生死之全體鐵軍將士請命。共產黨之想入寇廣東。是必然的。入寇廣東必從入寇廣州做起。也是必然的。自從十一月十七日以來。共產黨在廣州聚衆放火的事。已經層出。如果我們不認清誰是敵人。而反認錯了同志做敵人。自相殘殺起來。其結果徒為敵人增長聲勢。不但在東江的賀葉殘部。因此坐大。並且在廣州的共產黨。也因此乘間而入。這是何等的失算。以上的話。我自從到上海以後。在同志間幾乎說得舌敝唇焦了。無奈有些同志無論如何總說不明白。如今索性用種種汚衊的話來加之於我了。今年四月間。我從海外回來。正遇着寧漢分裂。我因為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都在漢口。不能不站在漢口方面。然而五六月間。發現了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便也努力於反共了。然而有些同志。却偏說這是受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的。難道第三國際要吃砒霜來喂老虎麼。寧漢合作以後。我為着要糾正特別委員會的謬誤主張。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

復中央黨部。因此不能不奔走往來於各處。有些同志。却偏要說這是倚賴武力。我如果倚賴武力。又何必離開廣州來到上海呢。蔣汪合作。不是一般同志所提倡的麼。如今有些同志。却偏要說這是別有作用。我從前曾出死力幫助過蔣介石同志。也曾出死力反抗過蔣介石同志。我對於蔣汪合作的名詞。是不承認的。我以爲黨裏頭要有中堅部隊。而中堅部隊裏頭。要有一個中心人物。今日可當中心人物的。只有蔣同志一人。我願意仍然出死力的幫助他。如果有些同志。以爲我幫助他。反爲他累。則我不以積極的方法幫助他。以消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也是一樣。我今日已向預備會議聲明引退了。我之引退。不是因爲有些同志汚衊我而灰心。我向來不怕人汚衊的。我以爲汚衊我的。無損於我之人格。徒有損於他之人格。我之引退。是因爲預備會議之結果。特別委員會已夭折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已進行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籌備。已由特別委員會手中奪了回來。還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了。已經由預備會議一致議決。催促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從此一般武裝同志。得所秉命。以完成抵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肅清共產黨之工作了。我從十一月起。肝病復發。到上海後。所請的醫生。所徵驗出來的病狀。都有憑據。不是什麼托辭。我一面願意消極的幫助蔣同志。一面於預備會議完結之後。遷入醫院治我的病。（十日）」

（十三）李濟琛批評汪氏談話

李濟琛對汪氏十日發表之談話。有所批評。題曰「看了汪精衛談話的疑問」原文如下。「㈠說葉賀殘部在廣東組織蘇維埃政府。他偏掩飾了張發奎給了七萬元與葉挺收集殘部的事實。㈡汪精衛說張黃對於北伐立了戰功。使說他不是共產黨。那葉挺賀龍立的功也不少。也不在張黃之下。聞說打河南之役。共產死了四百人。又怎麼說呢。㈢汪精衛說張黃是反對特別委員會。服從第四次會議。但是他知道在粵中央委員推舉兄弟及汪精衛出來。剛剛一日。可以就動起兵來。難道這就叫做第四次會議命令麼。這就算是黨的命令。那更顯出不但汪精衛個人可以代表黨。凡是同汪精衛幹殺人放火的人都可以代表黨了。㈣汪精衛說他不倚賴武力。他親口同我說的。「想到武漢去靠唐生智做後方。誰知唐生智爲衆怒所歸。故此我跑到廣東來借廣東做後方」因爲廣東不是清一色。昔爲汪精衛做後方所以有張黃的叛變。汪精衛是倚賴武力不倚賴武力我也不敢說。㈤汪精衛說要出死力幫助蔣介石同志。不錯。但是他在這次未離廣東的時候。每逢與陳公博張發奎在一起談話陳張等偏攻擊到蔣同志不留餘地。不過令我很難過罷了。㈥汪精衛說要引退了。不錯。他曾通電蔣朝下野而夕引退的。也曾因反共過遲引咎辭職的。不過由武漢一退。到南京造出了一個特委會。由南京一退。退到武漢。自己設立了一個政治分會。由武漢一退。退到廣東。退出了一個張黃叛變。我想中國的亂還沒有亂夠。黨的糾紛還沒有糾紛夠。武裝同志不過白死傷了幾萬人還不算多。汪精衛還是應該出來的。」

（十四）李濟琛復蔣介石書

蔣介石於未拍發致黃紹雄陳銘樞及張發奎等各電之先。曾將其電稿飭送與李濟琛。李氏閱後。立即親復一書與蔣。其後汪精衛見此函大哭。遂決去國。而此函亦遂未在上海發表。茲特採錄全稿披露如下。蓋亦粵變中一段重要文字矣。

介公總座鈞鑒。鈞座致季寬真如諸兄電。及張發奎電捧誦之餘。知鈞座之心苦矣。張發奎主使黃琪翔叛亂。天下共見。今即退讓十萬

步。而假定其確非共黨。請在軍言軍。軍隊中而不講紀律則已。若尙有須乎紀律以資維繫者。則張發奎罪實不容於死。此罪而可以恕。此風而可以長。恐將帥天下以造反。一班長。一排長。將不可當人世間亦無惡不可作矣。鈞座謂觀於廣州十一日之變。足爲張逆非共產黨之證。即照鈞座所觀察。而認其爲非共黨。然苟非彼輩所謂「護黨軍」興。亦何致創此窮古所無之慘局。錦繡羊城。付諸灰刦。商民元氣。何日能回。彼假名護黨之流。對此不知復何面目於斯世也。史稱張獻忠非殺人放火則食不下咽。發奎殆其苗裔耶。共產黨之把戲至多。神出鬼沒。殊不可以常理測。此次張逆之逃避河南。又安知其非故弄玄虛。冀減國人之攻擊。查該逆自駐紮武漢以還。日與共黨接吻。其有得於共黨之法術者當然不少。濟琛前此婦人之仁。終釀大亂。痛悔無及矣。今日若果爲軍紀黨紀計。爲國家法律計。無法無天如張逆者。除臨之以兵之外。實苦無第二種辦法也。專肅復上。

敬候鈞祺。職制李濟琛謹上。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八時。

（十五）汪精衛臨行之文章

汪精衛於南方最近時局中。負責最大。挨罵最多。最後形勢。乃至不能立足。外訊所傳。汪已於十七日由滬過港放洋。十五日汪在滬尙發表一文。係針對吳稚暉談話而發。字裏行間。頗足見其憤懣無聊之情。蓋已決心去國矣。汪氏原文照錄如下。

反共是一件大事。恢復中央黨部也是一件大事。兩件大事。都應該鄭重的做去。我和吳稚暉先生見解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把反共一件大事看得重。而把反特委一件大事看得輕。須知道如果祇是反共便算了事。那麼張作霖也是反共的。陳廉伯也是反共的。我們和他們有什麼分別。因爲我們是爲要實行三民主義而反共。我們是爲要擁護國民黨而反共。我們所以要擁護國民黨。因爲國民黨要實行三民主義的。我們所以要實行三民主義。因爲三民主義是適合於中國國民之需要。能解放中國國民之痛苦的。我們既然要擁護國民黨。則不能不主張恢復國民黨的中央機關。這如何不是件大事。這幾日來廣州消息。令我十分痛憤。雖然今日得着張發奎李福林等驅除共賊克復廣州的電報。但廣州人民經此一番殺人放火姦淫搶刦的慘禍。是我刻心刻骨一世也不能忘的。我除了殺盡共產黨之外。還有什麼希望。只是今日看見吳稚暉先生相當時的一席話。說我「不應聽憑爲着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眞使我氣極了。我不能不說幾句話。特別委員會是「小事」麼。是「唾手可改的」。如果這是小事。則民國二年。袁世凱解散國會。以什麼參政院代行國會職權。也是小事了。如果這是唾手可改的。則何以直至今日。特別委員會還沒有取消。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還沒有開。特別委員會之發生。昨日我們宣言中已說過了。我如今索性的再說幾句。爲什麼十二月三四兩日。纔開了兩次的預備會議。一連的便停會三日呢。停會三日的結果。提出什麼粵方委員不得出席案。又什麼粵方委員通緝令。又什麼汪顧陳三委員不得出席案。這是什麼意思。這除了要破壞第四次會議。使會議不足法定人數。開會不成。以便又來組織什麼臨時會議。還有什麼意思。我敢堅決的說一句話。我們要取消特別委員會。即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這些主張。不是我們三幾個人的。是大多數忠實同志取一致主張的。你們可以打敗唐生智。但你們是不能打敗我們的主張。所以我們於你們打唐生智的時候。由漢口一跳跳至上海。再由上海一跳跳至廣州。你們以爲我

們必不敢再來上海了。所以不住招手的叫我們來上海開預備會議了。不提防我們一跳又跳至上海。我們在漢口反共的時候。你們說我們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倒蔣的。如今我們却議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了。難道這也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擁蔣麼。你們沒得說了。却又說「提防蔣同志上當」我索性的再一跳跳離了蔣同志。祇做消極的幫助。不做積極的帮助。那你們還有什麼說呢。不湊巧的廣州事變出來了。你們可以借題發揮了。於是通緝啊。引渡啊。要使我們連租界也立不住脚。慢說到南京去。誰知接二連三的電報。張發奎等不止不是共產黨。還正和共產黨作殊死戰。已得了勝仗。打敗共產黨。恢復廣州省城。你們還有什麼說呢。於是說「不應聽憑爲着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哼。這幾個月來。我的跳來跳去。也跳得太苦了。你倚仗着幾個總指揮的勢力。趕着我不住的打。定要將我打入共產黨隊裏去。也打得太苦。只是我一個人雖會病會死。但我的主張並沒有病並不會死。大多數忠實同志。並沒有病並不會死。你又說「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驅走了」。這「驅走」兩字。奇怪得很。李任潮不是已說明來上海的緣故麼。如何說我驅走。而且李任潮如果不和我一起來上海。則十一月十七日那一夜。至少和黃季寬同一狼狽逃命。不走又怎麼樣。李任潮因爲受了十一月十七日事變的激刺。失了常度。我原諒他。只是你如何也說這樣的話。吳稚暉先生你不是說過。無論怎樣。粵方委員都應該來此地開會。此地對於這些粵方委員的生命自由。應該絕對保護。即使主張不合。寧可散會各自回去。再各自去打。不可趁人家來開會的時候。來難爲人家。你在李石曾家中是如此說。在拉都路會議席上也是如此說。如今怎麼樣。唉。大事要緊。軍閥利用國民黨內爭來牽制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內爭來搗亂國民黨的同志。還是團結起來。擔負國民革命的責任罷。

附　日本記者廣州戰後視察紀

記者按。迄本稿截止之日。廣州事變詳報。尚未接到。茲特譯錄。日本記者之視察紀事。以見一斑。俟續有詳報再當補輯。下列紀事係日本大阪每日新聞香港特派員德富氏于十四日所發電也。

我因爲要考察廣州共產黨慘殺暴動的眞相。十三日午後十一時在香港上了佛山號船。這時船上靜悄悄的沒有多少乘客。可是香港康瑙大街的橋前。却圍聚着不少專要探聽家鄉消息的廣州人。不多時開了船。到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在船上可以望得見廣州了。船漸漸的逼近廣州。四面一看。到處還冒着火燄。這是整燒了三天三晚的餘燼。看了那熊熊的火燄。可以使人想像到放火殺人掠奪一切不論什麼的罪惡都發現過了。看了那一縷縷的煙。我那心裏不知不覺的跳動起來。

船快開近河南的海關分卡時。瞧見那邊飄揚着信號的旗幟。船長吩咐今天船可靠岸。大家纔放心。廣州市已經沒事了。在長堤大新公司前上岸去。大街上那些商店。家家都關着門。靜悄悄的。只有紅十字會中人來來往往的忙着。這一帶還在戒嚴之中。有許多反共產的兵們。頭上纏着白布。全身武裝。在一兩里路中。每隔上幾步就有一個崗位。交通也斷絕了。我這時便尋了一個兵。問他這是什麼事。他告訴我。在這一帶還有不少的共產黨。躲藏着。他們正在戒備搜索之中。

我順着長堤往西走。快要轉灣到太平街時。看見幾個臉上成了土色的

工人。寂靜的在地上橫臥着。那種可怕的景象由不得倒退了幾步。有一個屍體大概是共產黨的兵頸項上繫着紅帶子前額和右面半邊的臉都不知道那裡去了。成羣的蒼蠅在那血肉糢糊的屍體上吮着血膏我簡直看得害怕了。直向太平街跑去。

警備隊不斷地在街上巡邏着每人手裏都握着手槍。手指扣在扳機上。裝出立刻可以開槍的樣子。此外有三十多個人一隊手臂上纏着「維持治安工人調查隊」的布條向惠愛路而去。

我望西走到素稱熱鬧之區的十六甫十七甫十八甫直到西花園這一帶。兩邊的大商店平日間的繁華一點都沒有剩留完全變成了廢墟了。商店沒有一家不遭搶的。煌煌的金字招牌打得粉碎櫥窗玻璃一切的傢俱都毀壞了。家家門口幾乎都貼着「本店於本月十一日遭劫被搶一空」的紙條。再過去就是共產軍受李福林軍猛攻最後撐持終于全滅的地方高高的牆都傾頹了不論路上河裏到處都是死屍。

我走到長堤廣州衛生局附近看見有二十多個工人被兵們用繩索縛在一處。他們都低着頭坐在地下。不時用那憤恨的眼光偷偷地看着來往的行人。默然不語。忽然中間有一個短短的頭髮黑黑的臉膛的工人跳了起來向一個過路的人喊着「嘻！嘻！」他很想懇求那看守的兵士允許他去拉住那個人這也許是受了暴動團嫌疑而被捕的工人遇見了熟人亟於求救吧。

再望前走到日本博愛病院附近一帶已經成了一片灰燼。只剩病院還有兩間屋子沒有燒掉。孤立在瓦礫堆中。中央銀行的錢是搶走了。房子是燒燬了。有幾個兵在那裏看守着行址。我又從小路穿到大街上。除財政廳前面還留着幾間屋子。此外一直到惠愛路燒得乾乾淨淨顯露出慘淡的光景。

在燒剩了的磚墻之下。羣衆擠得像人山人海一樣。都在那裏喊着「殺土匪。殺共產黨」我好容易從人叢中擠進去。原來在燒殘的灰燼上坐着五個被綁的人。他們背後有三個兵拿着手槍站着。一個好像是官長的人說「被你們這班共產黨鬧成這樣了。殺殺殺」這也許就是宣布死刑。接聯着就聽得那可怕的連珠似的手槍聲音。從長堤到財政廳實在是慘劇的中心地點。馬路上到處都偃臥着慘遭殺害的尸體。死人的血水流到路溝裏。看了叫人悚然。有一處好像是剛把死屍搬開。路上紅黑色的血有一丈多長。滿地狼藉着的腦髓和零落的五臟。附近拋滿了石塊木刀和竹槍。這是兩方面混亂激戰中所遺留着的。到處的殘煙夾着從尸體中發出的難聞的氣兒中人欲嘔。簡直一刻都不能忍受

從前被共產黨所占據的公安局和各警察署都剩了空房子。所有的東西都被搶了。門口有守衛的兵站着。各馬路上都貼着張發奎黃琪翔李濟琛朱暉日的會銜布告。大意說因爲廣州兵少致共產黨暴動很對廣州人不起。現在共黨殲滅希望工商各安生業。此外各處貼滿了「民衆一致起來打倒共產黨撲滅共產黨」的標語。大街上有幾處飄着白紙上畫着的反共產宣傳的圖畫。

最後走到公園旁邊的廣場上。瞧見有七八個夫役押着三大貨車的死屍向觀音山而去。左邊的樹叢裏橫着十幾個鮮血淋漓的尸體。這是剛槍斃不久的。

許多不知名的鳥兒在樹梢飛來飛去。垂暮的陽光也快消沒了。遠遠的可以聽得羣衆的呼喊以及斷斷續續槍斃人的槍響。是多麼慘澹淒涼的景象。我夾在巡街隊中間回到沙面時已經下午五點鐘了。

正誤

上期本文所插黃紹雄照片之上「粵變中到滬之黃紹雄」、係「粵變後督師反抗中之黃紹雄之誤」、合亟更正於此、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十二月十六日起至廿二日止）

南北新大勢

本週因南方之澈底反共與北方之失守徐州。頗令南北大勢爲之改觀。蓋北方兩年以來打仗之目標。在於反對共產討伐赤化。乃共產公妻南方並未實行。而反共反俄今乃較北方尤爲澈底。北方自搜查俄使館後。對於俄國並無絕交之事。津奉各地蘇俄領事活動如常。中俄敎育基金委員會且仍仰俄人之鼻息。而丏庚欵存額以充國立大學各校之經費。北方當局自謂因中俄邊境相接。東三省省防正虛。脫予絕交。恐邊陲多事。加以日本派後藤新平赴俄。日俄親善之說方盛。我若過於壓迫。恐正以促成俄國親日。此其主張。不爲無見。惟討赤招牌終有被敵人負之以驅之勢。在北方自是不利。至於徐州之事。令黨馮兩軍成立聯絡。更非北方之福。幸而南方情勢複雜。馮閻爲力有限。年內或可苟安。明春則恐難免變化。近來蔣介石因左袒粵派。不無開罪於舊同志及桂系之處。好在汪精衛因四面楚歌。已於十七日離滬赴港。傳將遠赴法國。而粵派甘乃光陳樹人等亦都不能立足。先後出國。不致再爲蔣氏之累。第四屆中執大會來年元日果能開會。則黨務政治或能別顯曙光。此事蔣氏固正在努力。而汪氏既去。胡漢民之聲光乃復大起。南京黨部已通電促胡出山。將來蔣氏亦終須邀胡共負責任。然後始可建造黨之重心。目前所慮者程潛之反對。然蔣與桂系殊不可分。因桂系別無有政治聲望之人可擁。而回粵攻打張發奎之陳銘樞又爲與蔣極有感情之人。桂系即有不滿於蔣之處。陳儘可爲之疏解。則僅僅程潛反蔣或不致妨碍全局歟。要之蔣之出否。仍須看大會能否開成。與夫開後之情形如何。蔣現所賴者馮閻兩方之推崇。而兩方之所以推崇蔣氏者。又爲求對抗北方起見。然則蔣若再出。或仍標榜貫澈北伐主旨歟。果爾則蔣氏再出之時。或即北方吃緊之期歟。

沉默中聲光躍起之胡漢民

南北戰事

本週津浦軍事有劇變。即聯魯軍於十六日放棄徐州。退守韓莊利國驛。同日黨軍何應欽部。遂完全將徐州佔領是也。蓋自馮軍猛攻徐城。聯魯軍自九日起。即以全力應付西路。十三日馮軍略退。始稍獲休息。正當兵力疲憊之際。津浦黨軍。忽於十四日下令總攻。雙方激戰至十五夜深。聯魯軍漸感不支。張宗昌遂於十六晨離徐北上。軍隊亦陸續撤回。主力集中臨城。前鋒在韓莊。東路魯軍。則由海州乘輪船逕返青島。於是此路戰局。又回復七月間之狀態矣。魯張離徐後。先到兗州濟寧視防。十七日返省。孫傳芳褚玉璞亦聯袂到濟。褚於十九晨歸津。潘復奉府命赴魯。適於同日過津。故得先與褚晤面。張學良因徐戰變化。亦於十九日返保佈置直南魯西聯防事宜。奉天幹部對此後軍事。首盼涿州能於最短期內解決。勸和代表往返磋商。甚形忙碌。蓋涿事如能速決。則奉軍可以圍涿之兵力。調往津浦。獨任德州以北防務。如是則可固河北。而防馮軍。然後再作第二步之計劃。惟涿城晉軍。要求携械出城。奉方頗有難色。截至二十一日止。涿州附近。砲聲忽起。似勸和已經破裂。不過各代表迄仍未歸京耳。攻晉各路軍事。依然沉寂。大致奉軍鑒於臨城兗州濟寧局勢緊張。極關心津浦後防。及大名一帶防務。對晉或暫不深入。亦未可知。有以弈局喻戰局者。謂南北戰事如弈局然。奉方因東三省根據地甚佳。本成一眼。今年以來之戰事。只爲再做一眼。兩月來一方戰晉。一方攻豫。只須一方目的達到。便成一眼。北方將永處於不敗之地。石莊攻晉本爲可能。奈涿州一子橫亘其間。妨礙奉軍做眼。隴海戰事兩月來之幾出幾入。則等於下棋之打刧也。南方則武漢戰事了後。始爲成了一眼。此次徐州之役。爲打刧占先着。但是否能成另一完全之眼。尚須看今後之狀況何如歟。

又傳吃緊之兗州

粵局自李福林軍攻克廣州後。李自任廣東政治分會臨時主席。命薛岳爲廣東戒嚴司令。繆培南爲第四師長。朱暉日再任爲公安局長。黃琪翔携眷逃赴香港。據港電稱鐵軍因鑒於東西北三江粵桂滇各軍。均準備妥協。總攻省垣。李福林所部三師。標榜中立。張發奎懼福軍又爲李濟琛所利用。特與汪兆銘商定。在香港發表下野宣言。而將粵省交李福林掌握。以斷李濟琛一系之希望。但在李濟琛指揮下之陳銘樞。已抵汕頭。閩十一軍又續到兩師。陳決自任東路總指揮。分三路進攻廣州。李濟琛不日亦將回粵指揮一切。張發奎以東江吃緊。特將西江各軍。調往防禦。擬以全力與陳軍決戰。不過西江桂軍進逼亦緊。鐵軍顧此失彼。大有孤掌難鳴之勢。而李福林今後態度如何。尤爲粵局之關鍵。蓋本週寧府已正式下令討粵。命李濟琛白崇禧分兩路攻粵。陳銘樞黃紹雄等。均歸李

指揮。白則率所部及西征軍之一部由湘南下。十九日白赴漢口。名爲勞軍。實際與調遣軍隊入粵頗有重大關係也。

南方對俄絕交

南京政府。因廣州共黨之暴動。蘇俄領事館。曾有供給煽動之形跡。對於蘇俄在華領事館及國營商業機關。不能不加取締。十四日夜寧政府下令。略謂查國民政府統治下各省之蘇俄領事館。及其國營商業機關。常爲宣傳赤化。藏匿共黨之機關。本政府迭據報告。夙有所聞。祗以顧念邦交。未即深究。本月十一日廣東事件突起。共黨斷絕交通。大掠全市。恣行殺戮。其原因皆共產黨籍之兇徒等。以蘇俄領事館及蘇俄國營商業機關。爲發縱指示之地。遂致釀成激變。勢如燎原。即其他各省地方。亦不無暴動之虞。國民政府爲維持治安。豫防滋蔓起見。勢再難事姑容。以貽黨國無窮之禍。茲將各省駐在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領事。一律撤銷承認。所有各省之蘇維埃國營商業機關。一律勒令停止營業。着由外交部督飭所屬。並會同主管機關。妥愼辦理。此令。十五日伍朝樞分令各省交涉員。會同地方官。對蘇俄國營商業機關銀行商店輪船公司。勒令停業。上海方面之公文。是日下午五時送俄領館。同時以護照給俄領事。限一星期內出境。郭泰祺布告。俄僑應領執照。願返國者應領護照。均限一周內請領。違則處罰。白俄未註冊者。同時註冊。十五日俄領館由租界派捕徹夜監視。據東方社廿一日上海電。駐滬俄領事館館員等俄人三十二人。已於二十日搭乘荷蘭船左馬思號。經由日本赴海參崴。至上海俄總領事與漢口俄總領事。則於二十一日乘俄船西山號出發赴海參崴。

繼上海而起者。則爲漢口之捕共驅俄。據東方社十七日漢口電。十六日午前二時。武漢衛戍司令胡宗鐸。以第十九軍第三師包圍法界及舊俄界。命便衣隊入法界逮捕共產黨及嫌疑者百餘名。同時佔領俄國總領事館。此事係因數日以來共產黨潛入漢口。計劃與廣東呼應起事。爲胡所探知。故下此先發制人之手段。關於胡此次之檢舉。法領事以中國軍警在法界之檢舉行動。不着武裝。採默認態度。又天津大公報十六日下午五時漢口專電。胡宗鐸奉令拘捕共黨。除俄領館之俄人六華人二外。聞法界德明飯店俄華人二。漢口飯店俄華人共十二。喬亭洋行俄男女十四。霞飛路十四號俄華人廿餘。特一區一元路協和里華俄四十人。均捕解衛戍司令部。同時李漢俊詹大悲以附共黨。前曾爲寧府驅逐。雖又遁入日租界。但日租界當局。仍依華當局之要求。亦引渡于衛戍司令部。即遭槍決。惟武漢當局對清黨仍在積極進行。據國聞社廿一日漢口電。胡宗鐸決武漢清黨後。再清各縣共黨。並辦清鄉。武漢胡部之取締係乘

宣布對俄斷交之寧府外長

伍朝樞

共黨未發動先發制人。而長沙方面則爲共黨一度騷動後而嚴辦。據十七日外電。某方接長沙十七日電。長沙共產黨十五日夜間襲攻電燈廠。與警備軍隊衝突。雙方開槍互擊。一時秩序頗混亂。共產黨紛散後。駐省第八軍長李品仙即調警備軍一旅。密佈長沙街市。軍事當局極力搜查共產黨機關。已破獲三處。且獲有共黨陰謀計畫書。十七日李品仙令軍



反對驅俄之宋慶齡

隊一部。封閉蘇俄遠東貿易所。且派軍隊將蘇俄領事館包圍。長沙城內形勢極緊張。其廣州方面所捕俄領及俄人。雖屢有俄領已被殺之謠傳。而實不確。據合衆社廣州十七日電。俄人被害實數。現已查知爲九人。其中四人先受亂民暴打。備遭蹂躪。最後死於亂民之手。其他五人爲略經法律手續後被槍決。現查實俄總領事及其眷屬並未蒙傷害。但已經中國法官之審訊。將被押解出境。據現負責之中國當局稱。各重要俄人現已爲軍警監視。實爲保護其生命。以後將按上海訓令。由廣州將所有俄人一律押解出境云。

蘇俄政府對於寧府絕俄之舉。已引起甚大之反響。外交委員長翟趣林即電命駐滬俄領（時俄領尚未歸國）通牒上海交涉員。大致謂蘇俄政府因未曾承認所謂南京政府者。故今月十五日南京政府對駐滬俄領事通告。亦當然不承認。蓋千九百二十四年締結之中俄條約。乃係與北京政府所簽定。在於上海其他各地駐華俄領事。均根據於該條約而經北京政府之承諾設置。南京政府毫不能容啄也。上海華方當局並各地華方當局。均有須尊重俄方領事之義務。故南京政府驅逐俄方領事之宣言。將必爲在南京掌權並勾結帝國主義國家之軍閥所利用。不平等條約之桎梏。益加強固。在逆料之中。蘇俄政府斷斷乎否認十五日通告內稱俄領署並商務公館久已化爲宣傳赤化及共黨策謀根據地之風說。至駐粵俄領事親自指揮粵省農工革命運動之說。尤爲毫無根據。吾人迄今並無接得俄國官吏曾參加中國農工革命之確實消息。茲特嚴重聲明。比年以來。帝國主義國家均以爲中國國民之革命運動。純由外力嗾使所致。而南京政府亦已爲反革命的壓迫階級。於此帝國主義國家已完全遂得其志。蘇俄政府刻對於今次上海華方當局態度。深引爲遺憾。而且於中國國民並國家利益極爲有害。其由對俄絕交所獲之結果。華方必可悔悟也云云。此段通牒。將俄領曾參加粵變之說。完全否認。但並未舉出何種反證。而在俄之宋慶齡。亦電蔣介石反對與俄絕交。據東方社十九日上海電。目下在莫斯科之故孫中山夫人宋慶齡。關於此次南京政府對俄絕交一事。致蔣介石一電。如次。對俄絕交。如果實行。是不僅爲中國之自殺。且使黨與國陷於孤立無援。公等誤黨危國。將永成

爲後世史上之罪人。使公等而稍顧孫總理之遠大眼光。而尙記憶總理臨終遺言黨之合作一語。則安能作出此事耶。尙望熟加考慮中止實行爲是。蔣對宋電已拍出回電。電述今日之實況。力言絕俄之出於不得已。望速歸國親視實際後再發表意見等語。查國民黨初標榜聯俄容共。今陡以粵變爲動機。竟宣布與俄絕交。不可謂非國民黨本身之一大事件。惟向以討赤標榜之北方。此次乃獨冷靜。據大公報載稱。當局要人之意。以爲北京與蘇俄關係。較之南方。不盡相同。南方係以黨爲本位。因國民黨本主容共。今則變爲反共、更因反共。而變爲反俄。實際是國民黨與蘇俄共產黨斷交。北京則與蘇俄。迄尙以中俄奉俄兩協定爲基礎。奉俄邊境接壤。一旦絕交。國防上殊有可研究之處。再則中東路關係複雜、絕交之後。徒增紛擾。故在此等問題。未經充分佈置後。不能有何斷然處置。當搜檢俄使館案發生以後。即曾有人主張與俄絕交、考量結果。即以上述兩難點。不易處置。因未果行。今則時勢變遷。其困難尤非昔比。上述兩點而外。更有以下之顧慮、第一奉因關內戰事。軍隊多徵調入關、地方防務。已甚吃重。絕交之後。兩國邊境。更需駐兵支配。甚覺爲難。第二日俄兩國方講親善。後藤久原相繼赴俄。即負此任務。奉日間近因滿蒙問題之故。稍欠融洽。如壓迫俄方太甚。或可有別生枝節之虞。故不能不取愼重也。

朝鮮排華

邇來朝鮮忽發生排華風潮。至本週而益烈。其起原則據日方所傳。係出於吉林當局取締鮮農。據東方社奉天十八日電。吉林當局下令所屬。凡無執照之鮮人不得居住。鮮人須着中國服。除在各種納稅之義務外。關於居住其他一切之動靜。須受官憲之許可。鮮人不得已組織歸化同鄉會以求緩和。據中國官廳所宣布理由有(一)以在滿鮮僑其中有一部分並無職業。時常擾亂當地之秩序。甚至有種種之政治活動者。(二)以在滿鮮僑。其有職業者。多以耕作爲生。在中國現行法律之下。如縱容該項鮮民在滿洲等地開荒耕地。無形中獲得租佃權。實於中國之土地主權有碍。故對於未入籍者。不得不予以取締、此事中國方面。實爲不得已之辦法。初非對鮮人有何惡感。乃因日報紙之宣傳。朝鮮人對華僑、遂有暴動。日本當局。亦迄未嚴爲防範或取締。本月七日。南部首先發動。居住該區域內之華僑。深感危險。陸續撤退。經由仁川歸國。其數已達三四千人。十四日仁川街市突有十二三人一團之朝鮮人十餘團。隨處毆打賣菜之華人。而日本警察並未十分制止。十五日午後五時有數達千人之暴徒、嘯聚進擊仁川外里之華人住所。無一家不受害者、暴徒或以木棍。或投石子。擊破門窗。闖入家宅。逢人便毆。遇物即摔。尤可慘者。婦女兒童亦備受毆擊。哭聲震天。華僑受重傷者六七十名。受輕傷者亦一百數十名。聞有數人已因傷重斃命、華僑覩此情狀。乃不能不求自保之策、十六日由仁川領事分館與商務總會商妥。用汽車裝運各地華僑、暫行收容于商務總會及公立華僑小學校。以避危難。同時願回國者。則設法送回。駐鮮總領事王守山于得警報後、即向朝鮮總督府外事課提出抗議、要求損害賠償。而該課答謂在滿之朝鮮人受中國政府排斥。鮮人異常憤慨。故總督府對於鮮人無法解釋。賠償一節絕對辦不到云云。更據十八日滿洲日報長春特電稱。被中國官廳命令退去之各縣韓僑農民代表。曾集於吉林組織同好會。由幹事孫貞道往見吉林代理省長。欲期緩和。結果已得省長確答。謂今後不再有此外之排斥。只要六個月

以內歸化中國。即許可居住云云。是中國意旨已極為明瞭。韓人後方苟無別種背景。當可漸趨於銷除誤會之一途。又鮮農請願團會有請願書呈吉林省長。其內容如下。歸化民等不忍見日本之虐待與祖國之淪亡。故有移居中國而歸化者。其視中國如祖國。深望中國長官視歸化民如同民國人。與以公平待遇。然最近省政府發出取締韓人之訓令於各縣。據各地韓人對此之報告。因發令後各地中國官吏嚴厲奉行該命令之各條。致韓人等失生活之途。流離四散。如喪家之犬。陷於窮境。加之警團中於命令以外。探誅求之手段。賄賂者得免。無錢者被驅。更使在吉六七十萬無產之韓人終日徬徨。莫知所措。伏維省長通令之本意。原在憂慮地方治安。諒非徒製造無告之流民。吾等不忍坐視各地之窮狀。特懇乞鈞座洞察情勢。撤回命令。依次之方法。以謀達取締之目的。(一)於吉林省城設歸化韓民同鄉總會。(二)各縣各地設同鄉分會。(三)責成各同鄉會取締管轄內之韓人。(四)未入籍者。准於一年內。由同鄉會代辦歸化手續。韓人排華事件發生後。全國商聯會即接華僑來電報告被害情狀。該會經於二十日分呈外內兩部。請向日交涉。外部對此尚未有何表示。此事實際無多重大糾葛。而鮮人之誤會。與日方之態度曖昧。皆可使本事件擴大之主因。今後日方如不存別種意思。則吉林鮮農與在鮮華僑被排。均當易於解決。否則以後糾紛。將靡有底止矣。

俄國政局

本週俄國有一重大事件。值得注意。即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於十九日最末日。選舉告竣之該黨新中央委員會成立後。即開第一次會議。選舉該黨最高執行機關之政治部委員九名。結果當選之人物如次。布哈林。奧洛西洛夫。加里寗。奎維謝夫。毛洛多夫。賴可夫。魯茲達克。史達林。多木斯基。其新人只魯茲達克一名。係代中央監督委員會議長鄂爾多尼多色所被選者。書記長由史達林充任。至是蘇俄黨權政權仍操於列寗主義正統派之史達林等之手。而反對派之杜洛斯基等則於第十五次大會議決除名處分。據莫斯科十八日電稱。是日之第十五次共產黨大會。決議將杜洛斯基一味之反幹部派七十五名。並薩普洛諾夫派之反幹部別働派二十三名。一律驅除於共產黨以外。此實蘇俄政權確立以來之大事件。共產黨內之反幹部似有意外之潛勢力。不平派如得適當之統率者。則將引起現俄政府難以措置之事態。是此事有無反響。還須覘諸將來。要之俄國共產黨能執行黨律。壓倒反幹部派。正見史達林等猶有魄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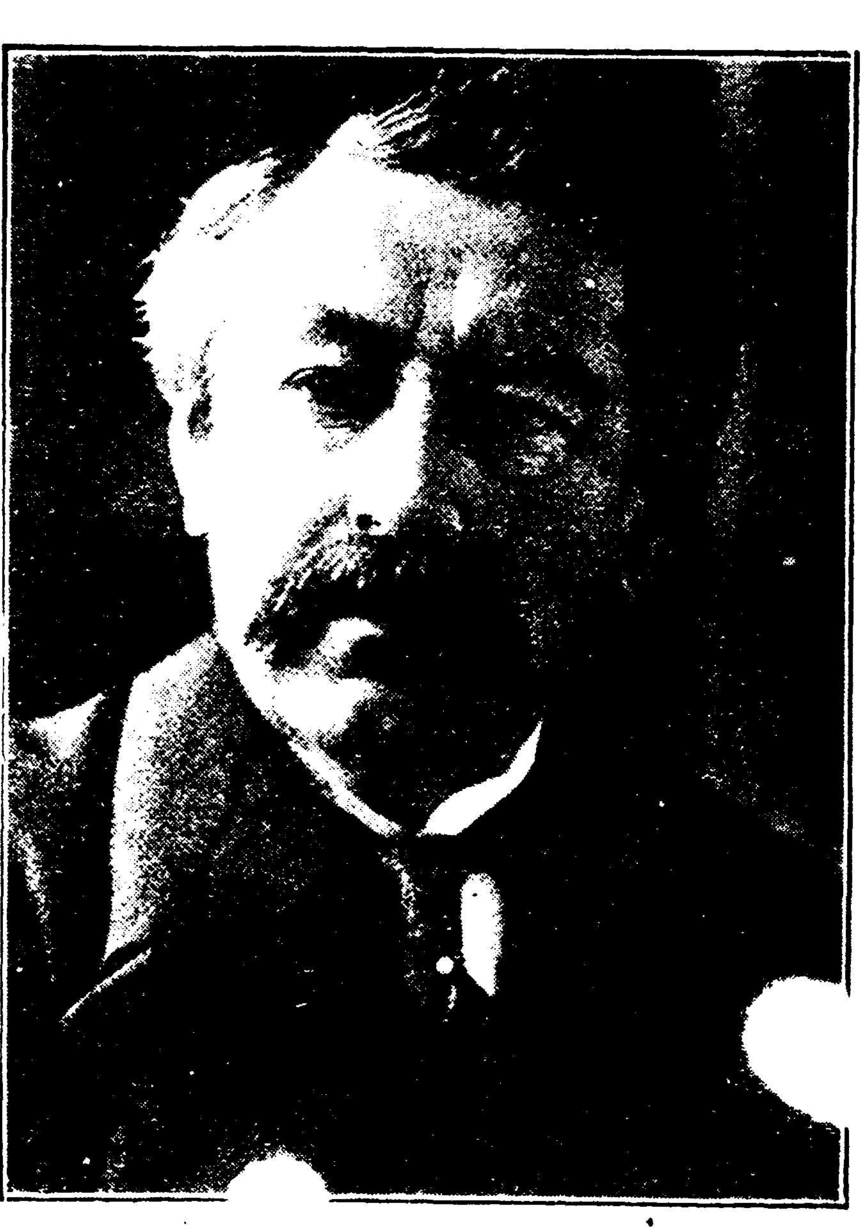
連任之蘇俄政治委員



加里寗

法意關係

法意兩國因法猶與意阿之對峙的攻守同盟。一時陷於危機。近來意大利似力避反目衝突之實現。據羅馬十七日合衆社電云。自意法兩國風波突起後。意首相莫索里尼及法外長白利安。曾以書面往返交換意見。據今日所探知者。意法兩國。不久將開會議。解決兩國間意見衝突各問題。但各報紙尙有對法持異議者。惟意首相則力事宣慰各報。謂白利安氏在法下院之演詞。已足證明法人對意。仍堅持其友善政策。惟國家黨積極派之各報紙。仍怨法外長尙未能誠意與意謀和。故對法外長仍少諒解。意首相莫索里尼氏本日于閣議內宣稱。意法偶生齟齬之原因。並不得視爲重要。國際間之關係。及生命。到處有危機潛伏。隨時可發生風波。此次意法間之不睦。亦屬常事。但兩國間最關重要之問題。卽商務中之關稅問題。及僑民中應如何遵守兩國之警律。不得違反平等待遇原則者。實爲先決者云。果如墨索里尼所言。固屬至善。惟法意兩國利害不同之點太多。而意大利在巴爾幹又咄咄逼人。恐相安終難久也。



法外長白利安

國聯近事

國際聯盟本爲歐戰時一種和平保障之團體。惟以國際關係。複雜萬分。世界平和之事業。斷非可以一蹴而成。而國聯之受種種頓挫。決非意外之事。近來國聯形勢。又有變遷。據日內瓦十八日合衆社電稱。已過一年之國聯歷史內。將以歐洲各小邦蹶起爲重要事實。國聯前此所主張之國際平等。現由各小邦之力爭。已由名義上成爲事實。而尤以本年九月內國聯大會新通過之議案。更屬完全根據小邦之意見。將國聯內部改組。並重訂國聯之組織憲章。修訂之最重要議案。爲國際仲裁和平保障及軍縮等案。前此歐洲列强。實利用國際仲裁之說法。維持國聯之信用。事實上各小邦。並不能分沾實惠。但自一九二四年以來。因彼時英之主政者爲麥克唐諾。法之主政者爲黑禮歐。以實行國際平等爲原則。爲各小邦立定和平保障之基礎。各小邦因能根據和平原則。與各列强奮鬭。列强前此之虛與委蛇者。迫不得已。亦只得實事求是。而成今日國聯內各小邦已占重要地位之事實。但不幸英勞工內閣失敗。保守黨取而代之。英保守黨領袖張伯倫氏。竟於一九二五年之國聯大會內。切實聲明英國對各小邦之和平保障。完全不負責任。而各小邦之和平保障。竟因此言大受挫折。故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國聯實爲列强所操縱。各小邦於列强蹂躪之下。仍積極奮鬭。或取革命方式。或取聯絡手段。乃能於本年內恢復其原有地位。出力最多者。爲荷蘭比利時。歐洲北部及東部各小

邦。本年年內與列強奮鬬之工具。實利用日來弗條約之平等原則。即事實上迫于各列強承認此項原則、雖經各列強不惜以種種惡辣手段限制各小邦。但各小邦團結力極強。竟一致與列強抗爭。列強各代表於不得已時。乃行承認各項平等原則。又本年之各小邦勝利。實亦因近數年來。加入國聯者日多、國聯現有之十四會員席內、只五席爲英、法、德、意、日、所佔有。其餘九席均由各小邦所據。故各小邦均能於數目上及精神上占重要地位。故國聯辦事上之現狀、實多爲各小邦代表主持之。此後國聯之能否依國際正義爲準則。進行事務、及各小邦之和平保障能否妥切者。全視各小邦此後之團結如何。其團結力愈大。則列強將束手而聽小邦之指揮。各國際間問題將另成新狀態云云、此電所述。確爲一種事實、此外又據日內瓦電稱。仲裁與緩衝。已成解決國際糾紛之兩項重要方法。國聯內之條約註冊部、本日公布最近之調查報告稱。世界各國按諸仲裁與緩衝辦法。業經成立之條約二百二十起。大多數均在國聯成立後簽訂者。此實國聯數年來注意國際仲裁之結果。昨年一年內。各國際間成立之仲裁條約有四十餘起、又國聯前在海牙設立之國際法庭。關於國際仲裁條約。各國多不過問。現已陸續承認。又該條約內載明任何國家簽定該約之後。即須本此仲裁原則。忠告其他國家。亦得按該約原則執行其國際間之事務。故結果國聯會員之各國家中。現已有十二國組織國際仲裁會。遇有國際起糾紛時。得於此項仲裁會內解決之。惟最重大事項再提交國際法庭。國聯現已積極推行此項仲裁條約辦法。擬以仲裁條約運動。於各國內實行鼓吹縮減軍備云云。觀此則知國聯之設。在世界平和建設上非無益也。

國聯中小國重要代表之一捷克外長伯恩博士

英日國會問題

最近英日國會前途。均予吾人以甚大之興趣。英國方面。工黨已仍由麥克唐納主持。自由黨則仍推路易喬治爲之領袖。而據倫敦九日合衆社電稱英國大選前各政黨政爭中。勞工黨本日復大放響砲。羅得米爾氏本日宣稱。下屆選舉時勞工黨已確有把握、定操政爭中之勝券。本日羅氏向傾向勞工政策之利諾爾畫報記者。曾有以下之談話。略云予之所以認定下屆選舉時。勞工黨之必獲勝利者。實因下屆選舉。將增多五百萬之女選舉人。而女選舉人中據予所確知者。至少有四百萬同情於勞工領袖、此外麥克唐納氏。已確有把握。能得六百萬贊成票。下院中又將有二百五十之議員。作麥氏之後援。則勞工黨獲得最後勝利。己絕無疑議。但此亦不可即謂爲佳兆、蓋政爭中。一失其均衡。即最易發生非常事端。果麥氏無力統馭其黨員。則主張過激者。將從事活動。結果自非國家之福。羅氏又謂。自女子選舉案提出國會後。保守黨已大受影響。各地市

黨部。前之擁護保守黨者現已紛紛脫黨別求聯絡。又謂國民現一致銜怨現內閣已不待諱言。現內閣於政治上之種種失敗。將於明年選舉時逐漸暴露。據予近日與女選舉人交換意見時所探知者最大多數均將


重振自由黨之路易喬治

向勞工黨投贊成票。餘者因忙於網球野球或跳舞者自多拋棄其選舉權。故結果明年之大選舉勞工黨將占最大多數。而同時麥唐納之地位。亦屬危險。因向麥氏投贊成票者既多。則麥氏對此大多數人之主張。亦絕不能表示反對。極左派者果出而有激烈之要求。麥氏亦無力以制止之。故保守派政府雖不能饜衆望。而勞工黨政府之前途亦荊棘滿地也。未來英國之政治正未可樂觀。羅氏最後謂解決此項問題之道。須另組新政黨方能挽救今日之危局。但何人能負此組黨重任。尚屬問題云云。是或一覘察英國政局之標準歟。至於日本方面亦漸見熱鬧。據東京十九日東方社電云。下屆國會是否解散。雖仍不得預知。但不問國會之解散與否。明年舉行總選舉乃爲既定之事實。故無論政友會與民政黨。均以必勝之意氣應付總選舉戰。民政黨方面已設定選舉委員會。進行不怠。候補者之選定排除情面而以實力爲本位。公認確有當選性者較居多數。結局擁立三百名至三百五十名。至少以維持現狀爲目標而進行。政府黨之政友會方面則謂奪取舊本黨系之地盤。以絕對過半數爲目標。萬一得到過半數。則可望增加三十餘名。依此可顛倒現在朝野兩黨之位置。況糾合中立派等議員。政府黨之勝利當可無疑也云云。此電殊爲政府黨張目。實則未免言之過早也。

一週大事日記

（冰谷）

自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起
至十六年十二月廿二日止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

△黨軍入徐州、

△滬衛戍司令部宣稱、在商務印書館查獲第三國際來電、內容爲命令運動交通工人罷工、造成慘案、及利用張發奎等、

△粵政治分會對此次事變、引咎自責、並下令免張發奎陳公博黃琪翔朱暉日職、聽候查辦、又令任繆培南爲第四軍長、李朗如爲公安局長、

△朝鮮各地連日排華風潮甚烈、

△胡宗鐸奉令拘捕共黨、

△寧府下令查辦汪精衛顧孟餘等、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涿州勸降代表出城、傳傅作義意、拒絕繳械、

△北京對俄决持冷靜態度、

△上海京津間電綫損壞、

△俄外長齊趣林致電寧府、謂蘇俄從未承認寧府、蘇聯領館係對北京政府發生關係、寧府無權撤銷承認、

△張宗昌孫傳芳褚玉璞抵濟南、

△汪精衛秘密離滬、

△上海禁止俄輪進口、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日

△石莊連日有小接觸、

△褚玉璞由濟南啓程回津、鄭俊彥抵台兒莊、

△莫斯科傳、蘇俄當局捕沿海州華僑二千餘名、

△黃琪翔逃往香港、

△孔庚李書城在漢被捕、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一

△北京亟欲解決涿州問題、以便對晉再度壓迫、勸降代表又入涿州、

△海州魯軍回抵青島、

△張發奎電蔣介石、對粵變引咎自劾、

△潘復出京赴濟南、

△李福林任粵政治分會臨時主席、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二

△蔣介石得孫夫人電反對對俄絕交、

△汪精衛過港赴歐、黃琪翔同行、

△魯南直魯軍縮短陣線、

△褚玉璞入京、

△滬漢俄領事館員同時離滬、赴海參崴、

△汕頭會議結果、決定在汕設大本營、糾合潮汕閩粵桂各軍實行攻粵、陳銘樞任總指揮、

十二月廿一日　星期三

△漢口俄總領事赴日、轉赴海參崴、滬粵漢俄僑利益、由德領事代管、

△北京交通當局否認與滿鐵社長訂立五大鐵路覺書事、

△日本派長良艦載陸戰隊二百名赴青島

△朝鮮華僑電京、詳述鮮人排華兇暴情狀、並懇全國一致援助、

△上海京津間電報復通、

△寧府以粵局全權授李濟琛、李定二三日內回粵、

△何應欽由徐州回寧、

△廣州秩序漸安、防共仍嚴、大商號均未開市、

△褚玉璞由京返津、

十二月廿二日　星期四

△寧方軍人由何應欽領銜、促蔣介石復職、蔣已籌備組織總司令部、

△兗濟支路傅家村發現馮軍、

△馮玉祥電寧、謂西北至寧交通已恢復、以後豫陝廿一切行政、自應秉命而行、

△寧軍委會重行編定各路總指揮名次、請寧府任命、

△潘復昨由濟南抵津、本日返京、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寄譚无畏廣州　映庵

飄風扇原火江漢沸如煑而況海之南安可久居處子往今五年子志良堅苦入火身不焚從幷墨者許從薪歎不遑待子作時雨我聞蚩尤婦已徧涿鹿野仁義誠利器慎勿爲所假太阿果倒持堯舜日見虜子言國當聽子歌何激楚盾墨志草木厥狀吾未覩琅琅新詩篇誦之比新語

次均奉答海藏先生　逸塘

造物畀閒身便是神仙地云何羨神仙嗟歎不能至散木天所全不才寧不智幷世有畸人遑敢失交臂青蒿倚長松喜子不我棄吾寧不自知朽輿而瘦駟鼎彝嘗已徧一閒有眞味臧穀等亡羊何必問奚事重感用世言怕觸道家忌

丁卯天津脩禊分得遽字　忍堪

京輦盛文酒雅集吾屢與禊事續山陰每年一易處葦抽牐海黃柳遲江亭絜公讌流水音姓名紙尾署會食貝子園郊行戒徒御去年集水榭兵爭正急遽巨礮聲若雷座客失匕箸沽上受一廛戢羽謝鶱翥孀女喚茶茶堪與我對語折柬召而往臨河約已預晴漪綴港汊麴塵颭沮洳輕燕羽差池躍鱗沫吹噓社散日下春飲饌極饕餮軍府算緡錢轉饟迫捐助安得及莫春歸舟拂灩瀩湔褏雖不逮遨頭其殆庶

西溪紀游　石芝

久耳西溪勝今朝始辦游驅車松木路（由松木塢下車）鼓檝狹蘆洲朋侶携雙檣妻孥共一舟鳥聲環樹噪人影逐溪流吻渴詢茶肆腸寬數酒籌鷺鶿看滿載菱芡薦新羞輦道沒蕪徑村居開綠疇市喧紅柿熟橋暗綠楊柔遠岫將迷眼低篷欲打頭溪深塵不到岸曲景逾幽庵以

交蘆勝。齋如小舫浮。孤僧話興廢。名畫廣搜求。（僧出示西溪各長卷）文節遺縑盡。（戴文節西溪圖今已遺失）新羅舊本留。（新羅山人贈厲樊榭詩畫尙存庵中）前賢仰樊榭。老衲憶眞修。（舊住持名眞修）古剎三緣淨。波光四面收。卜居期異日。選夢先茲丘。別院今何處。（溪東北有資壽別院創於宋至明改秋雪庵）遺庵事已悠。我來。猶。未。雪。天老。應。先。秋。繞水。蒹。葭。綠。圍蘆。花。樹。稠。隨船飛蛺蝶。拍岸戲鳧鷗。日月。如。彈。指。溪山。賸。一。樓。（庵舊有彈指樓燬於髮亂今夢坡重復之）追蹤蟠玉李。慕古夢坡周。祠爲詞人設。（夢坡於庵內設歷代詞人祠）碑從刼後搜。登臨將竟日。回溯趁寒湫。山暮歸樵擔。泉清浴野牛。村童聽越語。溪女善吳謳。衣冷歸程急。帆輕舊路由。蒼茫一回首。大地似浮漚。

題熊叔陶殤子津生躍馬揮毫圖

昀谷

馬上。大。有。出。塵。意。歸來。還。作。數。行。字。化期。將。近。神。不。昧。咄哉。小。兒。已。百。歲。（碑誌云小兒有智百歲）君勿。空。抱。東。野。悲。彭殤。一。致。猶。慮。詞。欲謀。安。穩。惟。生。西。

自題康居圖

仲可

日山。乃。培。塿。有松。亦。侏。儒。林石。悉。卑。薄。頗復。如。今。吾。歲寒。相。與。盟。翛然。此。蘧。廬。雜樹。冬。日。榮。霜能。分。苑。枯。靜觀。足。自。得。循池。立。斯。須。淞濱。名。士。多。比于。金。鯽。魚。閉門我養晦。差喜得不孤。（諸貞壯太守題余康居圖詩云避地端能遠市塵故人張夏近爲鄰老耽鉛槧晴稀出此是天蘇閣裏人張謂菊生同年元濟夏謂劍丞也）有鳥。鳴。枝。頭。鬪聲。飛。上。天。水面。文。魚。浮。見影。潛。於。淵。樂與魚鳥親。其去乃忽焉。畏人避聲影。幺麿燭幾先。我今。蹈。世。網。羨汝。仙。乎。仙。

得逸公杜和之作賦荅長古一章再申前意

度靑

避亂不擇地。人海侔一空。闔戶百無營。但未廢吟誦。北風雁足書。喜挾新詩送。何意吟草蟲。遠致鳴岡鳳。伸紙再三。讀。若雪。天。地。痛。奇哀。迸。胸。出。下筆。力。難。控。世業。互。因。果。妄念。華。肯。夢。聖死。盜。不。止。盜固。聖。所。縱。朱。紫。眩。衆。目。飽煖。換。飢。凍。亦有。康。濟。懷。天閉。世。何。用。韜光。養。道。根。扶衰。鬱。文。棟。且向天津橋。試看胡猻弄。

還徐仲可詩卷

映庵

結屋。爲。鄰。百。步。强。祇緣。酷。愛。水。西。莊。繞門我失陂千頃。種樹君堪柳十行。詩思。捷。於。車。下。坂。史材。儲。作。橐。中。裝。過談往往携珠玉。此寶無勞祝盜方。

答周梅泉枉過康橋宅　映庵

垂老初營一畝宮。稍寬隙地植秋菘。奮髯賸有常談在。吐舌寧多唾世功。水滿林塘足蒲柳。雨餘深巷出蒿蓬。些須野景供陶寫。盡入先生算袋中。

滄洲惘惘月初生。柳下君來對一泓。野語自饒公謹趣。鄉詩將挹聖俞清。蛾陂精學年非晚。馬隊讎書計要成。莫怪僧珍誇宅價。買隣何處得流鶯。

自嘲一首　樊山

四大禪牀憑借坐。不空毋乃是眞空。松風吹醒奇聾子。桃梗原輸不倒翁。日日平安修竹翠。年年初度小梅紅。彭殤莫漫論修短。同在黃粱一枕中。

九日含叔珏　遐盦

袖手憑高此一時。誰憐物換竟星移。頹流浩浩驚同盡。脩夜冥冥嚍與期。避地儻歆黃鵠舉。巢阿爭識鳳皇饑。銜杯料有陶潛恨。籬菊欣欣也自私。

生滅　遐盦

生滅由來付一漚。往來何計決懸疣。春芳祇任騰騰去。世諦眞成宛宛休。才與不才空幻影。住非所住且乘流。青紅刻畫猶兒戲。何處層城十二樓。

丁卯重陽潭柘寺登高　息菴

龍池一水碧粼粼。瀞定秋林刦勝春。幾學墮驢狂道士。欲呼騎鶴古仙人。無風氣接霜霄肅。得意歡同客酒淸。久矣人間無健筆。千巖萬壑自嶙峋。

丁卯天津海光寺禊集分均得旗字　纕蘅

墊巾諸老古須眉。付與晴漪照鬢絲。鬻市光陰花尚晚。鷗鄉消息客先知。幾年江上遲歸棹。一角橋南颭酒旗。郤憶詩人浮海去。銜觴那禁百回思（謂鄭蘇戡先生期返申）

有懷太夷先生海上卻寄　纕蘅

收涕還過舊戰場。黃巾應不到君鄉（用君九日詩意）。尊前九日詩能溺。海上新寒菊未霜。匝月寧家成歲例。一抨歛手送年芳。緘書動我江湖思。百轉車輪是別腸。

喜海藏先生北旋奉柬即次纕蘅寄懷均　逸塘

人間底處是歡場。直以行窩當故鄉。掃徑何期來舊雨。駐顏曾未點新霜。橫流滿地天猶醉。老圃經秋菊自芳。

識字端爲憂患始。五車吾已悔撐腸。

漫興　滄白

歲歲東華踏軟紅。漸於國事馬牛風。拙謀久已同懷祖。驚句新堪近謝公。慘澹危時三海側。崎嶇鄉夢萬山中。艱難舊亦聞經過。身隱無因怨道窮。

寄懷山腴成都　滄白

十年不見小巢居。多難新詩（君寫寄詩首句爲多難逢元日）獨起予。浮世共憐槐國蟻。緘書一寄錦江魚。孤城僻屋堪供老。涼簟疏鐙好著書。（君昔爲詩有涼簟疏燈五尺樓宜人殘夏似新秋之句余亟喜誦之）我倦京華無處著。故鄉游釣近何如。

歸濱江車中作　黎雍

車外黃塵隱若山。連卷桂樹向人閒。遠天暝色蒼茫裏。鄰榻鼾聲醉夢間。出處我何關大計。彷徨心门起長歎。浮生祇似波斯匿。羞對河流照病顏。

大雪中過社園遇季斐出示遲余詞句晚飲酒家

賦答　晦聞

廿年無此雪漫漫。深沒輪蹏上掩灘。入地蟨令羣蟄息。倚天惟見萬松寒。晚來未盡衎衎意。獨往猶尋汲汲歡。得句豈期逢石帚。翠樽紅萼更盤桓。

春夜望月有懷故山　滄白

久客生鄉思。春風媚遠天。可憐燕市月。不聽蜀山鵑。顥氣輕霄漢。清光沁玉泉。長安有兒女。還憶到家圓。

酒坐喜晤趙叔雍即送南歸　纕蘅

藉甚陽湖彥。聞聲過十年。新詞傳日下。後約記花前。草草題襟集。匆匆去國船。連墻鷗榭近。好爲訊棲泉。

甲辰同年公宴徵詩得四十字　疑盦

登科餘故記。頭白忍重論。有夢憂天墮。無言看海翻。臣精疲壯歲。世態付春痕。廿載堂堂去。惟應倒酒尊。

題熊述陶殤子津生躍馬揮毫圖　散原

燉煌石室覩殘遺。氣韵天成頗肖之。認是隋唐寫經手。謫爲馬上五齡兒。

前題　範孫

容易旁人勸達觀。身經始識遺悲難。我曾連灑思兒淚。如此哀詞詎忍看。遺墨生前識已成。童烏黃琬字分明。苗而不秀茲何恨。他日煌煌史有名。

題熊述陶殤子所書卷子　書衡

元經方草預無人。弄翰重思翦髻辰。未許青睛留濁世。催歸天上石麒麟。明年老鳳又生雛。抱送親煩孔釋俱。待到風丁三歲識。蔣翁手授任童書。

前題　樊山

麒麟賞鳳說蕭鋒。五歲臨池學即工。逋老不須傷玉樹。明年爭賀顧非熊。

題忍庵禮塔園圖　遐盦

治心治國兩何能。萬水千山剩一鐙。慚媿無謀更無肉。鹽虀香裏覓傳燈。

丁卯夏日重至遼陽星移物換頓異昔時感而賦此　黎雍

故國流光劇可思。垂楊殘照入空祠。十年城郭呻吟地。祇有東梁似舊時。（東梁河在城外曩時讀書於此嘗往遊之別後計十一年矣）

太倅禮部晚聞室填詞圖今歸芸子既感且幸爲賦二絕　次公

異世清才海雪堂。無絃琴裏見滄桑。同光朝士垂垂盡。那得重逢說老蒼。

短榻孤燈又一時。鄰人吹笛絕淒其。傳薪只有僧鞋客。直向圖中拜本師。

客散　滄白

三年留滯隱神京。一卷西窗愛晚晴。客散樓空了無語。夜深閒聽煑茶聲。

寄姚羲民海上　曙岑

多愁身世落花風。更遣離披作寓公。翦取吳淞寒碧水。酒場歌席與誰同。

亂離尺素抵黃金。薤玉沈珠抱憾深。相慰直難尋一語。滌煩唯有海潮音。

青草池塘鼃吹宋。綠楊城郭雨聲多。長安二月慳芳訊。持較江南定若何。

漫社重集四首　稼溪

海燕江鷗共結盟。糾詩新例付廷評。但令有酒年年罰。平世詩人作得成。

年來懶病兩難醫。廿四番題一首詩。已苦此身無著處。嘔心文字更支離。

舊雨追尋一愴神髯蔘（篤原）眉叟（南眉）各成塵千金鏤木徒
虛諾寂寞窮泉倘笑人
有書相訊到孤蒲漫社二編續刻無寄語虞山詩史閣
好從赤水認玄珠

南浦　殘寒滯跡如海藏身彌月淹留不能無感瀕行爲山庭之移檄兼以示諸詞客銜仲堅命也　叔雍

風雪漸關河問歲華忽忽底事歸去策馬向殘陽烟蕪
外高柳送人無緒仙蓬滿眼夢魂欲乞雲邊住好春未
許空檢點征途雁程催度　西山晼晚留痕尚一抹修
眉窺簾凝竚作計費清歡丹青筆從此小屏風路愁寬
滯眼斷無佳何償幽趣自驚倦羽消日暮城南緇衣塵
土

少年　擬屯田　仲堅

少時草莽更低頭萬里玉關游長河飲馬輕鞍射虎談
笑看吳鈎　旗亭貰酒休論價醉解黑貂裘高城回首
舊游如夢殘照霸陵秋

隔浦蓮　和次公北海秋蓮兼柬疆村老人　倬盦

疎荷澄映廢沼夾岸欹昏曉畫舸搖涼夢池塘碧傷春
草霜試催樹杪蟬吟悄墜影縈萍藻　輩游杳迴闌倚
偏蓤歌聲裏人老開鷗野鷺望斷隔隄旌葆汀上芙蓉
漫其笑遐眺明漪如鏡誰掃

浪淘沙　泛舟山塘遂登虎邱　仲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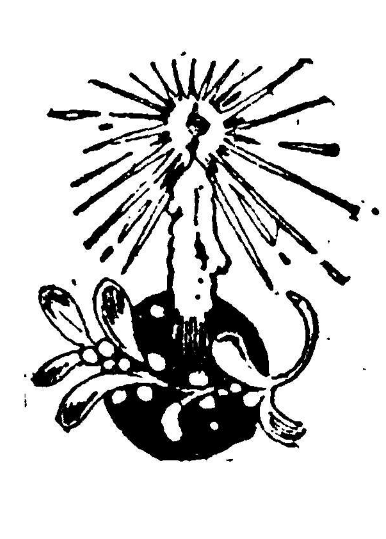
重理舊時狂短棹迴塘悲秋身世更他鄉落葉西風誰
管領無主斜陽　扶醉上平岡衰草枯楊劍圖消歇虎
山荒賸有萬鴉盤暝色天地茫茫

虞美人　仲可

別來何事縈心曲悔問琵琶卜閒園無地著春光賺得
定巢雙燕覓雕梁　商量啼笑窺妝鏡慵髻憑誰整樓
頭疑雨復疑晴不道東風消息欠分明

憶舊游　七夕　武進　呂鳳　桐花

記幼年乞巧女伴穿針何限清歡此際畫屏倚溯流陰
逝水昨夢如烟望處迢迢銀漢雲淨碧垂天算瘦月多
情雙星無恙人感華顛　庭前秋生早儘短籬語蟀高
樹吟蟬衣袂新涼襲賺病愁來湊孤寂誰憐一任香消
燈炧習慣夜遲眠怪襟塵難浣數殘蓮漏心黯然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同邑李蛻廬丈經義別字悔庵。固清季畺吏中之卓有能聲者。二十年前於城東法華寺中。一譚大契。以方作世界游。未能應弓招之約。然刮目之知。何可忘也。丈於民國初年入京。恒下榻涮邸。抵掌作竟夜譚。眼高於頂。於時流寡所許可。項城之置嵩山四友也。丈被推列第二。他人或豔羨不置。聞丈於譚次中。輒有金盤貯物之憤。其自負可知。顧於余輒有阿好。期許至殷。余巡按吉林。僅十閱月。丈遜聽治狀。以爲有名督撫風。謂得之初試外吏者尤難。一紀以來。書問至數。娓娓論事。動逾千言。極周匝婉盡之致。今已裝成兩巨冊矣。余丙寅悼舊詩之一云。舌底瀾音不可聽。黑頭開府老成型。太平湖畔春如許。芳草年年自在青。即爲丈作者。每披遺札。感慨係之。丈早歲才名藉甚。晚年猶藉吟事自遣。病中有自挽二律云。墮地聲中百事乖。畢生哀樂爲誰來。驚心夢裏鈞天樂。轉眼人間劫火灰。塵海翻身眞不易。蓬山脫屣復何猜。維摩示疾無留戀。花雨繽紛入悟纔。無端二豎日尋遮。魔力難降病轉加。厄重方知身是葉。夢回誰見筆生花。殘山賸水陪逋客。明月清風識故家。石上精魂應不昧。歸程接引有仙槎。自註、自乙丑仲夏痼疾增劇。迄於孟夏不稍減退。百體皆困。一心了然。仿昔人事例。成生挽詩二首。屢勞逸公存問。錄稿奉質。用答眷懷云云。余於新康舟中依均和之。郤嫌與俗太相乖。浩氣孤情獨往來。過眼紛華隨水逝。此身頑健漸心灰。歸期有約仍難踐。世事如謎不忍猜。打劫殘棋看已倦。一枰著手此時纔。白日煙雲忽蔽遮。無端荆棘更交加。人間寧有忘憂草。我佛能拈解笑花。嬾向中流支砥柱。要從歧路覓眞家。沼吳霸越尋常事。未若長浮海上槎。時事如謎何。亦有觸而發。適余求解晥節甚力也。

蜕廬丈晚歲僑寓蘇台繼移歇浦閉門却掃孑然神清有寄趙椒園一律云海外重尋春夢婆無端好事學東坡散花飛雨談禪訣咒符成林惹笑多萬種傷心都是恨一生造意總生魔衰翁枯寂原吾分流水絃聲莫再訛椒園與丈爲至戚時有誤傳丈將新置簉室者故詩中及之萬種傷心句以其時丈之寵姬新逝未久也余於金陵道中詠懷輒次其均中有宦海風波公論少中年哀樂感懷多寸心竊計千秋業尺道偏生一丈魔及鎮淮橋畔吾廬在君問歸期負再訛之句海內和者已逾百首尤以宜城賓僚爲最多當時所謂婆均詩者固已流傳長江上下矣一集付刊俟之異日茲摘錄斷句皆隱切皖事者同年張粟庵云明知龍虎馴原易爭奈蚍蜉撼正多葉傑莫云禾黍方欣郁雨潤蒲葵偏障庾塵多李範之云風波見慣操舟穩春雨無聲潤物多寶融云[illegible]因愛好心逾細自到無私謗轉多至胡菊生之寄語臨淮新壁壘山頭廷尉望休訛則更情見乎詞矣曾不期年皖局幾變蚍蜉安在久付劫灰丙寅冬余薄游湯岡子有句云江上旌旗忍再看長淮草木今何似前塵回首曷禁憮然

海藏於吾鄉後起詩流周梅泉外輒稱李駿孫家煌駿孫年少清才旁通星相於詩尤工陳子言詩謂其宗法韓孟得其舅貴池劉龍慧太守愼詒之傳海藏則謂其頗似王逢原集廬草堂可謂有子余乙丑過申蜕廬丈尙力疾書詩翰介其來謁丈於諸孫中亦惟駿孫最所鍾愛也聞蛩作云去來今事不勝訴百千萬音皆爲秋聊取一篇與相和聲聲金石出危樓癸亥六月十五夜挈舟吳門盤溪侍舅氏納涼南蕩泛舟荷叢而歸云清涼地證鼻功德晝夜時憑花合開水靜心平湖月滿更無人語有風來自註云無量壽經西方以蓮花開合爲一晝夜駿孫耽內典蔬食不茹葷即以詩境論固知其夙慧過人也

老友蕭縣徐又錚樹錚固今日謗滿天下譽滿天下之一人也其在歷史上之位置千秋自有論定非吾輩所得阿私即以吟事論亦自有不可掩者余與君投分逾廿年論事或忤譚藝多契殆文字因緣耶君生有大志輒輕帖括食餼後上書項城大奇之以屬合肥合肥治

軍保陽君任幕職年少氣盛頭角嶄然合肥於稠人指示余是爲識君之始君於年餘後旋亦東渡習陸軍校課餘暇與亮臣伯韓壽潛錦庵諸子及余恒相聚健談高譚狂歌痛飲至今思之情味如昨余曩所藏君詩文庚申之役幾無存者惟余第一次歐游時君寄余詩四首又民六冬余養痾北京病院君寫示讀書一律尙存錄之前者第一題爲偶懷云去國學爲將志節鬱恢恢刖足抱荆璞死骨成金臺歲晚壯心警枕畔斜月來寒宎邪得戀破曉銅龍哀銅龍催白晝尋食未黎明凍雲垂仍縮冰花旋作聲賀喧餓雀噪戴雪蒼枏晴人意多羈縛不如物自營家書兩袖淚雲山幾萬重倚窗短夢襲逸池塵境封倦禽眄庭木黃葉沈暮鐘歸期逼短景邈嫌鄉思濃又一題爲翦髮多星星者是日照像即題其背云鏡裏分明又少年日當圖畫上凌烟綺懷銷歇留吟癖壯歲崢嶸落酒邊自昔處囊成脫穎爲誰盈鑷感華顚封侯骨相知何似老大頭顱重惘然自註云、弟初到北洋差員中弟年最幼後陸繡山名錦者自日本歸到參謀處年二十二少於弟者數月竟兒我我雖恨之而年不許也今兒又常兒我豈亦有恨人兒我之恨耶然年亦不許而仍自弟則似不如弟之能受命也高明當一笑許之否後者題爲讀書一首云九州蘊痛百無倫域外雄圖亦苦辛醫國何從求大藥讀書乍喜得閒身衡雲斷雁沈幽夜嶺雪迎梅試小春滿眼旌旗對杯酒莫嫌英氣未能馴此詩余有和作見燼餘集中

又錚之厲東京也適丁地震巨災人多爲君危乃竟無恙瀕行偕友同過神港一夕發篋出詩文稿相質佳篇絡繹美不勝收適餘生歸骨到阪乃同往迎未及細讀僅屬何君千里摘抄數首以實詩話其庚申六月十五夜對月五首云浪邀狐鼠託宗盟老猾乘權卒自傾冠冕一朝悲毀裂龍蛇無數起飛鳴高炎早伏秋來訊暮雨能催郭外晴月色橫空雲影去男兒襟抱與同淸萬夫束手堪羞死孤注誰憐一擲空收燼背城違壯略釋兵杯酒誑元戎旌旗塡崞憂三北草木連雲誤八公尙有丹靑照靑史漫將得失弔雞蟲摧敵羣驚衆志堅楊郕朝雨正如烟偏師露布空傳捷左相銜杯自避賢好向橋頭待黃石何須酒後問靑天遙知殘壘蕭蕭地他

日重經定惘然莫負風花對玉巵閒中得趣靜方知九州生氣關天數一片降旛變口旗文字爭傳諭蜀檄姓名聊試黨人碑是非那遽論成敗蠖屈龍信會有時購我頭顱十萬金眞能忌我亦知音閉門大索喧嚴令側帽清游放醉吟白日歌沉燕市筑蒼波夢引海舟琴雲天不盡纏綿意敢負生平報國心君於處困苦顚沛中意氣自若此數首亦可作詩史讀也君內渡後自長崎寄詩云地老天荒日紅羊浩刧留況將家國恨併作別離愁異域三年夢還鄉一片秋會當十五夜雲外共昂頭自註癸亥八月八日舵樓望月有懷翌晨抵長崎敬以奉寄俾故人知我無恙也今距君沒歲已二周墓有宿草矣偶披遺什感愴當何如耶

項城時代有所謂三次長參案者又錚居一方事亟時君杜門謝客搜輯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用五色筆手自謄寫並加批識日盡數卷始已雖溽暑不輟案白而書亦成風行遍海內君曾以此書寄周沈觀上海系以詩云昔賢志於道溺文照荒裔今人從遨樂殘民逞所耆遂欲不知已大亂馴以致抱道守厥躬嘉言君夙契嫉惡甚狐兎老眼側鷹鷙風塵奮一聲胡爲久避地方我勤校書君請貽一帙書成君挂冠我亦振遠志屢過海上廬炎風拂客袂衡宇勞瞻望舟車不敢憩奔走今猶頻劍屨師誰誓狂氣天地塞滄桑忽已易讀書還靜坐醰醰愈有味因文道乃見願勿趨忘世纏裏聊寄將宿諾尋瘖寐又君有答友一律云陋巷欣逢長者車擾情寵辱已蠲除功名塵土空談笑意態風雲自卷舒萬馬無聲秋塞月一燈有味夜窗書騷壇旗鼓君休詫依舊蕭齋似隱居乃卸任陸軍次長時作萬馬一聯最爲時流傳誦姚仲實云空明澄澈吾家惜翁執筆亦不過如此信然又斷句云細數疏星待簷月微聞清露下庭槐叔節極稱之君累譚及亦頗自負惜全稿未錄示今不能記憶矣君又有魚均四律曾見滬報其一云功名事業終何在道德文章正有餘到眼古今皆好友放懷宇宙即吾廬烟雲萬態天爭勝風雨一樓人讀書待挽九河浩洪水忍看蒼赤痛其魚又斷句云九天當路容豺虎萬卷埋頭送蠹魚君曾寫寄謂蠹魚均實較蟲魚均爲佳然弟所自負者則讀書均也此與萬馬一聯同

一氣慨君任邊事掾屬名稱力求古雅某老宿謂他人患讀書少君患讀書多亦可見君之爲人矣

君折節文士並時耆宿如柯鳳蓀王晉卿馬通伯林琴南王志盦朱仲我姚仲實叔節昆仲胡綏之吳北江輩皆與君游且交相引重氣類之雅近世所稀君於諸人中與桐城姚叔節氏交期尤篤叔節生日君與畏廬招同通伯仲我實甫置酒淨業湖叔節有詩云挂壁良弓韔輟轡十年獻草檄如山吹簫自度江南曲城北徐公不等閒君喜塡詞度曲亦結習使然也叔節避地天津有謝君惠寄旅費句云世有英雄存老物顧回日月照窮櫩句叔節病歿君適過我神山廣廬一夕入夢君淩晨告我云叔節恐不起相與欷歔已而訃至君又云某年喪其蘇州姬人時在閩督署中亦有夢徵精神感召有如此哉

海藏有漢江秋望圖題句云江哀漢怒此爭流斷送愁人又暮秋今日中原應失望莫將淚眼更登樓蓋爲又錚作也君於民國七年由武漢歸曾寫一律寄余友臧硼秋中有句云美人顏色千絲髮大將功名萬馬蹄君頗自喜硼秋曾以示余其全稿與題今均不復省憶又自衡陽歸漢上云湘波一碧太無情不洗紛紛戰血腥欲過長沙弔賈誼求賢誰復問蒼生漢上即席有和云銀燭高燒兀自紅別離已到目波中要將兒女纏綿意併入飛揚氣更雄兩詩亦皆同時之作讀之猶想見橫槊賦詩意氣也

君之歿也友人前溪氏爲文哀之頗致慨京師無人敢走哭者實則余即憑棺蕭寺之一人也九州甫歸國門一訣傷哉余挽君數聯其一云交誼國人知猶及京華留一訣才名公論在即言文藝亦千秋君之詩多可傳余所錄者特其百一蒐輯有責且俟方來並告前溪此爲息壤

君生平措置之最大者莫過於收復外蒙一事凡其規畫經緯膠州柯鳳蓀紹忞所爲墓志銘已詳及之且曰公去不逾時俄人入寇陷庫倫而邊事不可問矣誰執國政自棄燕雲誤國之愆詎逭淸議君雖譽謗滿天下然朔漠之績卽貿之忌者亦無異詞千秋之慰賴有此耳忍堪曩有喜聞徐籌邊使綏服庫倫賦寄四首可作

詩史錄之。師行枕席將登壇。納幕王庭再設官。三受降域臨突厥。一都護府控樓蘭。橐街列邸招安切。金册加封禮數寬。馬上鐃歌橫吹曲。歸來笳鼓萬人歡。是五單于百戰場。漢天子亦丈人行。邊門互市通羅刹。降表簽名署法王。自昔驍騰稱四部。（喀爾喀四部清初以來雄據外蒙）於今忠順比三娘。（此次外蒙活佛歸忱有內助之力故女佛亦加册封）年來駝馬無南牧。指顧山河返舊疆。中權謀略動如神。淮海維揚一俊人。杜句校注十家胸有甲。（又鋝刊孫子十家注）立功萬里膽包身。奚兒馬湩軍中樂。婦女燕支塞上春。不數天山三箭定。遠追張（騫）傳介子與甘（延壽）陳（湯）。蒼茫勑勒接居庸。四野穹廬不舉烽。孝子順孫皆漢籍。寸天尺地盡堯封。旃裘此日先歸牧。冠蓋乘春早勸農。（予別有書主用漢戍已校尉屯田餉軍誠綏邊固圉之良策惜內爭方急無暇北顧也）生聚十年兼教訓。仰山甫鼎再銘功。祇菴亦有哭君詩。錄其二律云。世亂謀能定。心雄怨豈辭。此才天奪速。終古史傳疑。斷腕嗟留盩臧。良痛善騎不隨。秋露盡英氣。照當時。太息其戎痛。何曾在莒忘。久將身作薦。空感鬢成霜。熙妙留文藻。淒涼弔國殤。前蹤虛結願。不爲惜垂堂。忍堪祇菴皆君故人。聞笛山陽。正同此感。志盦有哭君長篇。僅記其首二句云。絕代中興將生遲。五十年。不言哀哀可知矣。君之孤審義爲志盦女夫。能傳家學。聞方檢理遺著。計爲視昔軒文集兜香閣詩集碧夢龕詞數種。此亦志盦告余者。故人有子。又不禁開口而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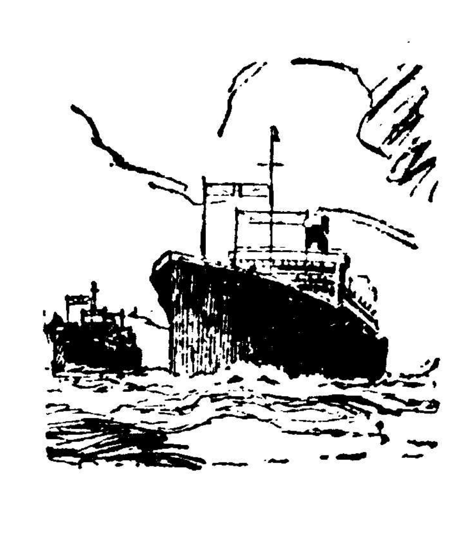
君於詩外尤工詞。民九余于役上海。君曾以題姚少師爲中山王作山水卷子金盞子一闋見寄。並屬就正朱彊邨。詞云。風雨龍飛。望薊門。烟樹。九邊雄。鬧鵝鴨起軍聲。偏天道。民心。老僧能說。那知畫裏功名。早虛空飄忽。休更問金陵。大功坊畔。柳花如雪。銷歇吊勛閥。揩倦眼。縱橫王氣竭。無人願騎義馬。難重逢。天生病虎。俠骨萬里江山。祇春風歸嬀。朔寒峭。誰管細雨。侵簾燕子愁絕。彊邨當代詞宗。亦頗擊賞。則君詞之工可知。割愛未忍。輒幷錄之。

我義門王氏遷肥始祖眞公。譜載原籍爲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太平鄉二十四都二圖人。當有明太祖高皇帝興吳元年仗義渡江。投充廬州府守禦千戶所軍。洪武十三年制改廬州衛。而公猶隸焉。洪武二十三年以精

力衰憊取原籍姪名義者代之。蓋識時之士也。遂家於廬云云。然據族中累世父老遞相傳述。公晚歲仍他適。歿於何所。譜牒不載。已無可考。證以遷肥後祖塋圖。其最初一塚標明爲祖婆墳。次即二世祖玉公墳。則始祖之不卜葬於肥也可以斷定。是塋距肥城南三里。位富陂塘西北。西山卯向。不背幼時侍先君及族中長老清明祭掃。恒指以相告。但識之不敢忘耳。厥後奔走南北。每過六橋三竺間。輒以不獲滯留爲恨。意所謂太平鄉者。或尚不難尋。考容有支流餘裔。文獻可足徵也。乙丑春間。滇友王竹邨以擢任教長留京。偶飲市樓縱談。竹邨曰。久欲一游廬州未果。廬州之王。同姓而不宗者有幾。君能言之乎。余曰。天下王姓不宗者夥矣。吾肥何獨不然。遂嚴詰見詢之故。君曰。余始祖眞公乃明初由廬州以軍務赴滇者。余故一欲訪之。冀有所遇也。余乃起立拱手而言曰。今日之會。儻非始祖有靈。不克有此。遂以舊所蓄疑者一一告之。兩人都大歡樂。竹邨曰。依滇志所載。我始祖眞公。似因鎭撫永昌士民爲亂。歿於國事。其後子孫轉徙播遷。遂失典故。故自始祖至竹邨爲若干傳。竹邨不能答也。余曰。自遷肥始。下逮余身。則十六傳也。肥之譜尚可考。惟始祖何往。歿於何地。譜之闕文。今何幸一釋此疑團乎。始祖以軍功起家。轉戰南北。抵滇後殆別有室。緜延迄今。逾五百年。兩地子孫一旦聚首。殆亦族姓之佳話乎。竹邨名九齡。別號夢菊。少余數歲。余以宗弟呼之。曩曾留學日本。精研內典。專攻密宗。辛壬之間。佐吾友唐蓂賡繼堯奔走國事。余耳其名甚久。未識面也。甲子秋竹邨持蓂賡介紹書自滇抵津。一談遂成莫逆。乃有後此之遇合。寧非天乎。余友章孤桐孫孟戟素與竹邨稔。恒於余前爲竹邨延譽。孤桐嘗曰。滇之人才。若論學術品格。竹邨自當首屈一指。後余與竹邨過從漸密。益信孤桐之不我欺。竹邨不喜爲詩。去年以書抵湘蘅。因以示余。附有極長詩箋。余狂喜讀之。視爲得未曾有。茲以重竹邨故。一破向例。全篇錄入以實余詩話。竹邨閱之。當一哂也。題爲丙寅中秋前五日自匡廬返。旋登普陀洛伽山。曹湘蘅自都中抄寄逸塘宗兄東游詩十章。並正道居詩。依均學和。仍得十章。即乞同政。其一。游蹤先後入蓬萊。更到南溟望眼開。大

笑王喬是仙子。經年泛海未歸來。其二非輕周孔厭囂譁（嵇康語）。策杖孤游興倍賒。登罷匡廬渡南海。香雲吹送一天花。（宿法雨寺）其三秋風昆海憶蓴鱸。欲整歸裝負負呼。西望鄉雲潛下淚。高邱矮屋已如塗。其四烽火驚餘叩普門。（游匡山因武漢戰起返申）大悲無語淚猶痕。私心尚禱天河靜。欲洗塵氛淸六根。其五偏安江左溯先澤。定鼎天南話亦佳。昭穆何時應立廟。淮南酌水薦淸齋。（始祖眞公隨黔國公征滇定永昌官都指揮載雲南通志）其六風流文采量休休。爲障庾塵且息游。待到重陽能會否。相期黃菊共簪頭。（此歸擬作京津之游不識能如此願否）其七（以下四章同懷正道居主也）殺運經秋悲大千。願回雲雨潤金蓮。如棋世亂觀猶掌。痛下針砭頌兩篇。其八桃李春風花滿千。秋來猶自愛周蓮。可憐露冷荷香晚。留得高歌茂叔篇。其九買酒中山醉日千。荊州見許說靑蓮。爲餘鼠雀飢相待。聊復歸吟內感篇。其十道妙難言費五千。香光寶網絡金蓮。仙心佛口渾無已。珍重刼餘砭世篇。余得詩後。旋和數首。人事卒卒。未及寫出。今尙記其一云。山重水複路三千。異瓣原來託一蓮。何日聖湖同訪勝。表章祖德紀新篇。此詩俚甚。原不足存。始祖遷廬已久。移滇後子孫更不省原籍故事。故余詩及之。數月前竹邨自滇屢有書來。北游之議。尙未中輟。但西湖訪勝。此願良未知何日償耳。移滇一支。數百年間雖無顯宦。累代書香。廩貢不絕。與居皖廬者殆無異。亦竹邨所云。

余東游雜詩第十章云。低首空王隘大千。還期火宅湧金蓮。定回棋罷閒拈韻。砭世吟成又幾篇。乃奉懷正道居主者。旋得和云。諤諤超羣勝萬千。詩中有畫抗靑蓮。環瀛歷罷觀滄海。閒玩南華內外篇。余時適搜羅莊子各家箋注。從事研討。故有此語。以上二詩。乃竹邨和作之張本也。特附錄之。



東游漫錄（續）

欽璧

二三 『無產文藝』

——羅敦原作本期結——

鄉村裏怎麼樣？太陽出來了，旭旭的光，橫射到大地。隨即吻着鐘樓頂子上的十字形，喃喃的念着，『上帝祝福』！於是開始一天的工作。

一個老農，後邊跟着一隻豢養爲玩物的雄雞。

一面走着，一面說着，『拿去這顆雞卵，坐在上面。我是不去坐的。一個男人，作一個女人的事情——生養小孩——是很恥辱的。自然——這是一個牝雞的工作，但是那又是一件事。』

稍息，他又接着說：『你對於我的提議，似乎不甚喜歡。你像是不很得意。因爲我提議令你與牝雞平等麼？：：：你知道，我們已經到了一個男女平權的時代麼？但是無論你怎樣把事情放開了，婦女依然是婦女，牝雞總不會變成了雄雞，一個婦人，也不能變成俺這樣的一個農夫。你說是不是？』

雄雞答應了：『咯——兒，——咯——兒。』

一枝白黨的軍隊，來到村裏了。老農夫趕緊從地上提起他的愛鳥。

『你手裏拿着什麼？一支公雞麼？拿過來，給我當飯吃』，官長向他要。

『什麼！就是這一件心愛的物！』

『不許你說話！』

這位官長，一把捉住那支雞。農人握住雞的項，官長拉住雞的尾，各往自己一邊曳。這隻倒運的雞，自然要不住聲的，拚死的叫。

忽然間，這位官長掣出短刀，照着雞的脖項，就是一下。登時那位老農夫，摔倒在地，血淋淋的雞頭，還在他的掌握裏。而雞的身子，則落到官長的手裏了。

『寶貝呀！那個殘忍的凶徒，把你謀害了：：把我的頭，也取去罷——這就是。你祈，你祈！』

『堵上你的嘴，我把你這老鴉！』官長大聲喊着說。

『你以爲在你以上，什麼都沒有。不要看樹高，太陽比樹還要高』，老人一邊說，一邊嚎，像一支狠似的。

那支無頭的雞，一縱一縱地，正跳着『Kamarinskaya』——俄國式的跳舞。

過了一刻，老農從地上爬起來，順着大道往前走，見着人就要問：『你們看見紅軍沒有？』

此時的人民，都很精警；他說的話，總以爲要被紅黨黜了去。

『你往那裏去？你已經處置了白黨麼？』有人這樣的問着他。

老農夫答道：『你們得到餘下的來服槍沒有？』

『得到了，和我們一同去，殺盡了白黨。』

老人也挾起一隻槍，伏在地上，便放。

『嘿，你幹什麼；：爲什麼老打天。豈不白費子彈。』

『等一等，孩子們！我的眼還滿着淚呢！』

『奇怪，老爺子，你已經射倒了一個官長。』

『就是屠殺我那支雞的麼？』

『或者就是他。』

『呀，要謝謝上帝！』

發出前進的命令。歡呼的尾聲，有如蜂湧，從大隊裏飄起來。

老農奮勇前驅，拚着老力，向前飛跑。最後，只見他的鬍鬚，在風中飄盪。

革命的風，一直掠到僻遠的村野。

老媼投下了織布的梭。帶着紅光的少年自城中來到，喊着說，『我們要爲每一個人的自由而戰：』

一個很練達的農佘老媼對他說：『你不過念一念資本論，你是不會作的。而且，要記住我的話，你是永遠作不出來的。』

不大的工夫，來了一個報告，說是白黨開近了。竟有一個詩人對農民喊着：『誰要袒助自治團，便要在十字架上絞殺。』

現在比較着安定一點了。地主們已經絕跡。

『上帝睡着了：：：澄靑了天空：：：上帝已經醒了。』

一個農夫對他的同伴說：『他們都說厚顏的富紳，曾經走遍了歐洲。三個外國的皇帝還賞過他們勳章。然而現在怎樣？上帝眞是全能啊！甚至於我，都要可憐他：衣服破爛：：比一個啄爛了的老鴉都不如，但是他的眼睛還要把每一個人都吞下去。一點也未曾遜服！』

『你這呆鳥，你這饞貨！還要可憐他！爲這種可憐，我們得預備七層皮往下剝：：：我們弟兄們千萬不要鬆手。一旦鬆了手那些不仁的富人，都要坐在我們身上，令我們永世不能翻動。：：有人說，整個的房子，都燒倒了。你知道發現了什麼？我們不能分離，大家都從四處聚攏而來。一個人往自己一邊曳，又一個人也往自己一邊曳，幾乎打起來。於是爲免去罪惡起見，我們規定了：放上一隻紅色的雞。於是誰也不能得到牠——無論是他們，是你，是我。可是那一片富紳的房子眞好。：：還有一所學校，一年一年的過去，我們尙不能修理使之照常。』

一個農夫談論着一個人。『人要是讀書太多了，他的腦子，便會跑到腦窯以外。他竟敢反對神。他說神是沒有的。你看看博學的結果，就是如此的可憐。但是老祖宗——神要給他健康！』

把他的腦子打進去。他捉住他的頭髮，上下的拉動，同時在口中反覆着：「你這壞種，如果不是神的手，誰把你按照他的樣子造成人？如果沒有神，你要成個什麼——要成一個非洲的小黑鬼？」是的，在我們的頭裏，還存着幾個土塊呢。」

在這暴風雨的日子，沒有工夫，作浪漫的小說。而且共產黨人也反對資產階級所講的戀愛。他們盼望男女間的關係，完全與從前不同。究竟這種新關係，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形式？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對於這個題目的意見，和對於其他的人生問題相同，都是一樣的不很瞭然。但是就現在說，他們已經有了一種感覺，以為戀愛應該單純，自由，而且要偉大，雄武，純潔。

一個赤衛軍的兵士，瞥見了另一個兵士——一位女子軍。都是由火車，載往前線。以後他又遇見伊，已經臥在軍醫院了。二人之間，並未曾交過談，以後伊又回到戰線。他也碰巧在這條線。有一天，伊中了槍子，倒下了。於是這位赤衛軍，很悲哀的說，『打死了！那是什麼？一滴一滴的鮮血，如同紅玉，在赤旗上閃光。偉大啊！不朽啊！啊！有多少青年，應該飲這顆不朽之彈！』

內亂算是過去。建設蘇俄的工作，於是乎開始。一個青年的共產黨人，在黨中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正在屋子裏邊，來回的踱着。地板上，舖着柔軟的地毯。一架躺椅，緊靠着牆壁。信件，公文，電報，不住的飛來。

秘書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婦人。穿着絲製的衣衫，而且散出濃郁的粉香之氣，伊的鞋子是用專賣的皮革做的。

伊輕輕的問，『你願意我親近你麼？』

『魔鬼，來了一個婦人』，他是如此的想着。

伊不待回言，便往屋子裏邊走，而且極力的搜索話頭，以便遮飾這種舉動。過了一刻，伊很勇決的蹀進去，去表示伊的熱意。

伊說：『你的房間，是如此的精緻！我可以坐一會麼？』他答應了。

於是伊坐在躺椅上，很豪放的展開伊的衣襟，絲裙一動綷縩作響。他立刻來到伊的面前，倚在靠墊上。他開始感覺着對於伊的願望了。

忽然間，伊告訴他：伊愛他；『沒有人能夠瞭解你，僅有我。你年青，我也年青。你是充滿了革命勇氣，但是在你的內心，你一定不愉快。你不能找出第二個人可以同情於你。』

用這些甜字眼，在他的耳邊嬌囀。他覺着並不是在一個人類的面前，而是一個可驚的，不祥的發電機，隨着熱情而顫動：：：很快的飛着皮帶，嗚嗚的吼着，而且用一種悲傷的軋聲吸引着。小斧子在他的額角上敲着：：：藍色野火的輪圈，在他眼前，不住的跳舞。

『簡直是荒謬，而且是絕倫的荒謬』，一邊喊着，一邊從躺椅上跳起來，努力壓下他的情緒。

伊用很低的細語問着他，『我做錯了麼？』

他坐在椅子上，拿起紙烟吸着。稍息了一刻，他很鄭重的接着說：

『我不曉得你錯不錯。但是我要防止你，不要你做錯了。你要知道：我是不許屈從於輕率的感情的。不僅不能做，而且不可做。這種戀愛，是給我們的麼？我要擱住你不要做一件妄動的過失。自然我不是一個聖徒；所有蠢劣的，卑鄙的感情，凡是他人所能感到的，在我也並非例外。但是我的心中有一樁東西，是你永遠所不能瞭解的——便是階級的感情。這種感情是神聖的，是永久的，是有力量的源泉，從這源泉，我收集來一切自身的力量；吸飲到最高的人生的幸福。牠是怎樣的生在我之心，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記得：先年同我母親住在汚穢的，光線很黑暗的地窖之時，我母親爲人洗着衣裳，彼時的我，則從一個與路人足跡平行的窗子，往外邊眺望。以後我便是一個襤褸的貧兒，也知道在這世界，儘有很美觀的人物，穿着閃光的新套靴，而其靈魂，又是何等的汚濁，鄙吝，渺小：：：以後工場中的轟響與叱吒，成了我的主人，我們這些勞働者，便用帶油的煤烟子，聯結在一起，我這纔曉得我們這些黑臉球，也有一天，可以得到了快樂。有許多是從同伴聽來的，從書本上，我也學得：到幸福的路。走這條路，在我們大非易事。前邊有許多困難——有許多的懸崖與絕壁——仍然擺在我們的面前！有許多的犧牲，總得咬牙去做！而且有許多的錯誤，在進行中也不免要犯，這簡直是長而苦的途程。有時眞願意倒在躺椅上，忘掉了一切。但是一聞到勞働階級的呼聲，我們的精神，忽然又振起來了。這種呼聲，給我們編成神聖快樂的花環；所謂女性，到此已蔑視之——且視同無物！壓下我們一切的幸福，而且整個的忘掉了，去換一個柔軟的女性之愛——這簡直是不可能！在那「諸古律糖」Chocolate 的裏邊，自然有一些甜味，但是對於我們，又是如何的遠。我們對此，還有些不慣。在這苦難的奮鬥中，牠可以把我們顛覆，我們所以不要牠。現在，我希望你不要發怒，你總可以瞭解：爲什麼我不能當你愛人的原因。』

羅敦這篇文字，不管字句妥不妥，意思走不走，算是譯完了。羅氏是英國人，英人以保守穩健著名，所以英國人寫出來的東西，我們惟恐其失之拘泥，不怕他失之狂妄。而且他寫此文，除了解釋一些世人的誤解而外，只是把俄國的無產文藝，很忠實的敘述出來，並不加何等逾量的毀譽。我們無論是觀察他人，或是觀察自己，都要注意到實際生活之一點。所以表現此實際生活的文藝，至少可以供我們觀察世事的參證。而且我個人對於此文，還有一種感覺，在他的湛湛的鑑識之中；隨處都挾着虎虎的生氣。數千年的東方文壇，幾乎被柔靡的音調瀰漫了，陸放翁與辛稼軒，且不世出，何有於擺侖 G. G. Byron 的『海洋之歌』Apo-stropheto the Ocean 與雪萊 P.B Shelley 的『西風之曲』Ode to the West Wind？更何有於謳歌鋼筋鐵骨，以勞働爲神聖的無產文藝！民族太老了，不注入一點新生的血，又怎能突破難關，超越死線？我們千萬不要很愚氣的，滿怨這個，詛說那個，大國民的風度，是要『責人甚輕』，而『責己甚重』！一切不幸的遭遇，都要自怨自艾的責備自己不好！我們自己只要在五更風雪中，立定了脚根；那麼，世界上的一切，好的壞的，都可以作我們的借鏡與前車，與奮與刺戟：：：羅氏此作，也不過其中的一端而已。

（待續）

冰洋探險家成功史（續）

挪威探險家Roald Amundsen述　隱之譯自世界事業雜誌

以下所述。為余對於探險事業之雜感。

今人之首先足履北極者。吾人今皆知為美國海軍大將庇爾氏。然苟有人問曰。君何以知庇爾氏確至北極。將何以證明之。吾人或將不能答。蓋庇爾行抵北極。僅據其個人之說。彼之探險。不啻僅彼一人。雖同行尚有黑人名漢遜者。第其人愚魯。身臨何處。彼自身固不能辨。然則以庇爾之才。固不難揑造種種科學上之測量資料以欺人也。

惟余則深信庇爾確抵北極。蓋余知其為人甚審。縱人或謂庇爾之說為不足恃。而余終謂彼決非作偽人也。故凡探險家之平常人格。常為證明其個人所述事業成功真偽之要素。余之前抵南極也。不獨為余個人所報告。亦且有不幸罹難之競爭者司考脫氏為之證。彼所遺日記內載明後吾人三星期前抵南極。覓得吾人所支營帳。與夫所留記載。然即此死友所遺證明。其效力或猶不抵余本人人品為之證明之為有力也。人或謂事誠如是。又安知余與司考脫之測量。均非謬誤。則余將答之曰。然。謬誤仍所不免也。然而更有證焉。余所攜回之種種報告。經科學家一一審查。每一報告之中。類皆有一二錯誤。第此為尋常不免者。殆皆屬於算學方面。由此足證所作測量。並非不經心。特在南極寒地。常有一種自然現象。致使測量受其影響。此等錯誤。在科學家心目中。均認為余所作誠意測量之絕有力反證。蓋余若欲揑造測量之結果。詐稱余行抵南極。則余倩一精於算學者。為之架造測量數字。是則決不致反生謬誤也。至於行抵南極而後。覓取該地極正確之所在。余當時亦未嘗不疑測量或不準確。但余與同伴。曾留彼三日。於附近十英里周圍之內。屢次經心覆測。經此而後。自信當不致再有謬誤矣。

前有司蒂芳孫氏者。曾著探險記兩種。一名「冰洋之白色士人」一曰「友愛之冰洋」。余本平生之經歷。於此兩書所述。未敢盡信。在冰洋士人中。容或有若干細小種族。為從前所未發現。然余意在事實上。恐未必盡然。彼所述之白色士人。諒係北方各國男子。與半開化之士人婦女。所遺留之半馴服之子孫。凡人苟粗具生物遺傳學之理論。皆能知混合種之生物。傳至第三代時。將恢復其祖父母之一之本相。但其性質則與原相不符。司氏所述之士人。當係如是結合而成。若謂其係別種。則余未之敢信。

司氏所稱友愛之冰洋一說。其於缺乏經驗之探險家。恐有重大危險。吾人若深信冰洋士人有白種。尚不至有何後患。但若深信司氏所述冰洋地方情形。竟信為事實。而僅攜隻鎗前往。而謀新奇之娛樂。則余以為必與死亡相期。據余平生經驗。與夫經心研究之結果。以為無論何人。亦不論其射槍之技術如何高妙。要不宜於冰洋地帶。遠離其居所。若有技術高妙之人。遇有特殊之適宜情形。如天時溫和而地方復合於行獵。則似

不妨離居處有備之地稍久。但縱在此情形之下。余即未敢身試。終認其類於自殺。在冰洋圈範圍之內。僅在大陸及若干大島上。可以行獵。但有時縱氣候適宜。行獵者獵技甚精。且與熟悉地理之土人相其。而饑餓以死者。亦時所經見。至若遠離大陸至大海冰上。則其事更如於冰山上覓金礦。決無倖獲之理。海狗之偶而出沒於冰上者。為數極少。且見亦固不能必得。至於捕魚。則更不成問題。緣冰塊石子至三尺至十二尺。又何從着手。總之冰洋中生活之困苦。決非常人所能夢見。「友愛之冰洋」一書謬誤至多。不足信也。

余所遇諸人者。其最不適於稱探險家者。則為德國海軍軍佐巴特爾氏。此人余於一九零一年遇之於施別茲俾恩。其時彼亦適籌備探訪北極。計畫完畢。然其計畫至荒謬。彼在前一年。乃欲由此築一高架鐵路直達北極。彼意前此諸探險家欲往北極。其所感最重大之困難。即在北極海面冰塊之高低阻道。故彼乃擬就此地形。將此冰塊築成無數之小邱。架鐵路於其上。如此即可化險為夷云云。彼如此設想。可謂狂亂已極。其事自不能實行。是年余遇彼時。彼又發一奇想。時彼處有一氣球房。係一瑞典人名安第者所有。安今已失蹤。巴氏因於其處取得木段多塊。結成一筏。擬用拖船一艘。拖至格林蘭東海岸。然後再乘之北駛。俾達北緯高度之地。彼意此項木筏可抵禦海中冰塊之衝突。其上建築住屋。更較船隻為安適。此項理想。自亦有其見地。然欲藉達其目的。則不可。當彼初着手準備之際。居施別茲俾恩稍久者。僅謂彼故事游戲而已。及聞其誠欲行其計畫。乃為人道計。羣至余所。約余共向彼勸說。囑以勿徒以生命為兒戲。余遂以種種方法開導。然彼乃不之信。時彼所欲偕以俱行者。有挪威少年一人。余因復盡力設法。以保全此少年之生命。其先此少年自不以余說為然。嗣後乃知彼固已胸有成竹。彼於巴氏之預備時間中。為取得其工值計。特故作服從之狀。但待諸事齊備。行將出發之前一夕。即乘黑夜掩至船後。將拖帶木筏之繩割斷。筏乃飄失。而巴氏之計畫。遂完全失敗。此事殊滑稽也。

彼冀成探險家之人物。其思想妄謬。如上述之巴氏者。自不多覯。然其中愚蠢無倫者。仍時有之。如最初之謀由空中探險者之安第。吾於上節中曾涉及其名。彼初欲乘氣球赴北極。世界震驚其說。為之紛擾者半年。其後乃遭慘敗。在探險家之有閱歷者。早知其計劃之不可行。但安第則不以為然。其先屢乘氣球作長距離之試驗飛行。以未遭失敗。乃竟放胆前往北極。夫氣球飛行。原恃天際風力為之吹送。假使所定行程。係經過大陸。則若遇危險。尚可落至陸地。今乃乘之欲跨北冰洋。行千八百英里之長途。則安有倖理。故自彼由施別茲俾恩出發後。至今消息杳然。料想業由空中墮落冰洋地帶。慘遭死亡矣。惟斯人雖愚。而其勇敢固可欽佩也。

常人述及探險。常視其意義與冒險相同。但在探險家目中。則認為冒險一事。僅為其艱苦工作中。一時的過程。探險家之目的。並不在犯新奇之艱險。而在探獲未之前聞之新事物。故非至萬不能免。決不以生命為試驗品。惟是因其工作艱苦卓絕。故又不得不預先作職業的準備。第一須身體強健。能耐艱苦。探險之時。體力消耗至多。一方在時間上須能久耐勞力。一方偶遇危險。又須有強健膂力。以應付一時之患難。此等工作。皆非久伏案頭者所能勝任也。若夫身體已經合格。則又須有精神上之能耐。所謂精神上能耐。不僅常人所謂天資敏慧而已。除余前述之妄人外。其他各冰洋探險家。蓋亦莫不智識豐富。或且受有最高深教育。但余以為此尚未足。必尚能於前人所作種種探險事業。具有專門之知識。俾具

隨機應變之才能。如余前赴南極。選擇鯨魚灣為根據地。即得力於研究前人所撰探險報告。又如南遜博士之探險方法。亦係獨出心裁。其於探險中之問題。皆預先加以合理之詳細考慮。然後據以研究新穎之探險方法。其方法又皆實際上可以適用者。故卒能行達北緯八十六度十四分。較之前人所達之點。北向遠出二百海哩。其所創獨出心裁之方法。第一即由於確知用犬之價值。而特製輕便冰撬為冰洋運輸器具。從前各探險家所用之撬。形式笨重。致運輸之際。感受困難。但南遜則憑科學原理。另創式樣。撬輕而載重之力反增。因此旅行之際。進行之速度。倍於舊製之撬。其後余赴南極。亦兼其益。苟非彼先行發明此撬。則余當時或不能行達南極未可知也。惟至今日南遜雖猶健存。而此種方法。已失其效力。蓋今日之探險北極者。皆已利用飛行機。不復用犬及撬矣。

冰洋探險。有何益處。此一問題。在冰洋探險家胸中。當探險未實行之先時時發生。此不獨余一人為然也。約而言之。冰洋探險實際上之價值。即在探訪關於兩極地心吸力現象。與夫該處風向氣候情況之新智識。（世界氣候之變化。與冰洋風向氣候。具有因果關係）故余凡至一地。於此兩點。均非常注意。現余以為欲使北極地帶之氣候。測量準確。上有絕大之進步。當於歐亞美三洲北方海岸環繞冰洋。設定永久之氣候測量處。每日測量氣候。作數度報告。則其他各地。可更據此作精密測量。而其所作之氣象預告。當較之今日所作者。益為可靠而有價值也。

冰洋探險。尚有一益處。則事關精神方面。蓋世界上之事物。若尚有一二非吾人所得而知。則在人類之精神上。終覺感覺不滿。若遇有不可抗力之自然界的奇異災異。每猶以為人力終尚未能戰勝自然。故每一新地之探險。與夫天然災異內容之探明。常足鼓起人類前進之思想。激勵其勇往之精神也。

余前赴南極探險之經過。尚有數事可述。讀此更可知一般探險家赴兩極探險所必發生之種種問題。及其欲求成功所當採取之途徑。余於前一篇中。曾略述乘福來姆號航赴南極事。並道及築室留駐冰岸上情形。彼時吾人所在地。當南緯七十八度三十分。去北極之直線距離。約及七百哩。吾人之計畫。即先於途中分段設置供給品留置地。每段約距六十英里。限於秋盡之前。一一設妥。不使遲入冬季。致發生困難。吾人第一次出發時。同行者四人。攜犬十八頭。撬三架。於第一留置地設定後。即歸至原處。環坐研究其餘程途中進行策畫。吾人此行第一因審知地勢大概。因得斷定前途大致可以順利。第二吾人於途中冰雪狀況。已審知大概。預想前途冰雪情形。當大致相仿。故以後每日可進行若干路程。已可預測。第三。吾人已將預擬之運輸方法。加以試驗。因知使用輕便冰撬用犬拖舁。實最適宜。再則吾人並於此行結果。諳知南行時。撬載重物。犬之任重能力為何。如以及北歸時空撬拖帶。其任重能力。又為何如。再則吾人又得有數教訓。一則得悉以前於每日清晨。荒費時間太多。若使能經心計畫。則每日工作。至少可縮短兩小時。二則吾人知所用之撬分量過重。此撬製造之際。原係適用於最不易行之地面。而今則地面並不難行。故儘可改造。減其重量。再則吾人並知所備之帆布製靴鞋。過小而嫌硬。應放大而使溫軟。蓋以預計至少須於冰雪之上。行一千五百哩之長途。則足部如略感不適。亦足發生種種困難。

冰洋地帶風雪不時。故吾人所經程途。歸時當不復易於審辨。於是乃於每一預置供給品所在。植一竹竿。懸旗其上。以資識別。然如此處置。猶謂為未妥。蓋吾人預料以後或逢大雪大霧。目力不克遠達。則屆時標識縱

近在咫尺。恐仍難於辨認。因是乃另爲以下之設備焉。

吾人於第一段之供給品留置地。(當南緯八十度)劃出一自東迄西至長線。沿線每距九百碼復分植竹竿。竿頂亦懸旗。此線自留置地起東西各五英里。俾歸途縱略或斜出。但得於此十英里中。瞥見一竿。即不致有誤。各竿所懸之旗。亦有記號。俾尋覓供給品。不致誤其方向。並可節尋覓時之光陰焉。當吾人前進至第二段設站地點。留置該段之供給品時。以竹竿缺乏。不能照第一段同樣設立標識。于是乃劈破裝置供給品之木箱。即以木板分植兩翼。此項木板雖僅高二尺。但猶愈於絕無標識。且吾人沿途考察雪量多少。並知日後即屬下雪。而標識猶不致被湮沒也。迨第三段之供給站。則僅以木片爲標識。乃以藍色布條纏繞其上。俾易觸目。但供給品安置處則仍植竿懸旗。吾人此項設備於七個月後登程時。果收其效。緣彼時果遇大雪大霧。然吾人竟賴以未至迷路。而荒廢寶貴無價之光陰也。

再則吾人於海岸根據地至第一段供給站之間。沿途並植懸旗竹竿。每兩竿之距離。以目力能否及最近之竿爲度。但以竹竿不敷應用。並取曝乾之魚插諸道旁。以爲替代。吾人思得此種方法。不過費一兩小時。但以後因此所節之時間。乃倍蓰於此。當吾人設定第二三段供給品留置地。回至海濱之際。猶有充分時間。前赴第一站一行。於是乃乘此機會運出一噸餘之海狗肉。前至彼地。故其後正式出發之際。吾人乃得以充分肉食。供給用犬。以保其體力焉。此事辦竣後。吾人遂於南緯八十度八十一度八十二度三處供給站。其貯有需要品三噸之多。第一段所貯者爲海狗肉。充犬糧之乾肉餅。巧克力。牛油。火柴。白蠟油。及其他用品。共重四千二百磅。第二站所貯者。爲充犬糧之乾肉餅半噸。而第三站則貯上述之乾肉餅及吾人所食之乾肉餅。餅乾。牛奶粉。白蠟油。巧克力。及其他用具等。凡重一千三百六十六磅。各站設定後。時已交冬。吾人乃留居海岸站。以待春至。其時吾人頗爲滿意。以秋季所辦各事。均極妥貼也。

吾人改造氷撬。由施泰蓬氏專任。其法係削減木料粗細尺寸。但不減其牢固。每撬由一百六十五磅改至四十八磅。減去原重三分之二以上。吾人於此等用品之改造與選擇。均經詳細討論。然後着手。譬如蓬帳一物。亦幾經研究。吾人會彼此討論。蓬帳宜用何色。最後決定。認爲黑色爲最佳。一則以長日在耀目之氷雪中奔波。至傷目力。應以黑色爲調劑。二則以黑色之物品。較能多吸熱力。如當途中休息之日。則吾人身處帳中。雖光線不足。但爲較爲暖和也。吾人所携來之蓬帳原係白色。於是有人提議將吾人所帶墨粉冲成墨水。實行改染。吾人其初認爲可行。但復經討論。或以爲改染之帳。顏色不能經久。乃改取方法。將臥榻前所懸之輕質深褐色布幕取下。縫於原有之蓬帳之外層焉。其次吾人乃討論爲每人製襪一雙。以輕質之絨布縫成。此襪有數優點。蓋不但能禦寒威。並可吸收脚汗。使外罩之襪。因得經久。且此襪無論天氣燥濕。洗滌之後。更易於晾乾也。自此襪製成分發之後。吾人再於所御裏衣。更作一番研究。吾人會自家鄉携來極厚之毛織品。因恐御之過暖。乃於儲藏室中竟出輕暖法蘭絨兩大捲。由惠司丁克氏爲全隊員各製裏衣一襲。迨後登程之際。極覺適用焉。

復次吾人乃考慮驅犬所用之皮鞭。御者人需兩鞭。共須十四鞭。鞭柄之製造。爲應研究之一問題。應據吾人過去經驗。鞭若用硬質之柄。則未能討論之後。乃決每鞭以胡桃木三枝。外用皮帶縛皮一柄。入握時既較爲柔軟。且不易損壞。吾人所以於此細事。猶如是經心。則以此去探險時之

勝利。與所用之犬。具有密切關係。而北地之犬。尤不易於駕馭故也。此外吾人復試驗雪鞋之繫法。此則隨各人之意。務使寬緊適宜。惟有一點。則彼此同所注意。即其上所之帶。必求其易於解除。蓋以入夜休息時。須將其一律除去。因犬類對於一切革製品。皆認爲良好之食品。若吾人將其遺留在外。則翌晨便已不見矣。則如蓬帳所用之釘。與夫犬曳冰撬時所用之附件。亦細加研究。吾人前次出發時。曾有兩犬。因冰撬附件。製作不靈。墮入地窟。吾人得此經驗。於選擇應用附件。非常留意。

吾人用犬爲冰撬原動力。其事前曾略述之。尚有遺漏之點。故茲爲補述之。在吾人未出發之前。即知前途須越過不少南極大冰川。在冰川之中時有罅隙。非常危險。吾人用犬。即着眼於此。蓋吾人若以適合之拖帶附件。使犬與冰撬聯接。則前有罅隙。犬必先行墮落。各人便預得警告。將轡勒住。不再前進。至墮入之犬。爲轡帶所牽。極易將其拖出也。吾人途中曾逢如此情事者。凡數十次。皆未及於難。足證最初之設計。正不謬也。再則用犬尚有一利益。彼革新冰洋探險方法之南遜博士。曾力言輕裝速進之利。用犬意亦在此。此外余尚有一用犬之特別理由如下。

余於前文中。已述及於沿途儲藏乾肉餅及輸運海狗肉至第一行站以備犬糧等事。但余於此等物品以外。尚有一供給犬食之一新意想。余自海岸根據地出發之前。早已詳細算定前進及歸來時每日冰撬所載之重量與夫隨身所携供給品之多少。此項冰撬載重。因逐日飲食損耗。自日益減少。及至最後。每撬僅須一犬拖帶已足。余又精密計算每犬之肉。可供幾人或幾犬之食。因此計算之結果。余乃得制定一表。預定以後可將曳撬之犬。殺剝幾頭。以供食品。如此則吾人出發時。所携犬糧。益可逾分減少。所携物品既輕。前進自然益速。而吾人成功之機會益多。此即用犬之另一理由也。

又吾人前次出發時。又曾作有一番預備工夫。此事於吾人正式出發之際。頗收其效。即吾人前於所經之地。曾以雪塊堆成小壘一百五十座。每座高六尺。上插小黑旗一面。其用雪塊切成之磚。凡九千塊。每座之中。藏有紙片一枚。其上註明由此達鄰壘之距離。及應取道之方向。在附近海岸至南緯八十一度之間。兩壘相距約八九英里。自此而南。則兩壘間減爲五英里。此項工作。於吾人歸程。極感便利。頗減省吾人覓取程途不少時間也。

吾人於前文中。僅道及於南緯八十度八十一度八十二度各設行站即供給品儲藏所三處。其後吾人向南極之際。行至最前一站。乃將所藏物品。多數運載而行。僅餘一部祗供吾人返至中站時所需糧食。至運去之物品。則復於迤南沿途分設行站數處。其一處地點。爲南緯八十三度。容五人十二犬四日之糧。次站在八十四度。儲藏品稱是。此外僅油蠟四加倫而已。繼而行至八十五度地點。復設定一站。此地高度。尚僅海拔三百尺。但是由此而南。即爲山地。吾人逾此進行之際。諸事經意。於用犬及冰撬載重等。計算尤爲詳密。至八十五度三十分之地。吾人開始屠犬。以供同人及餘犬之食。犬食甚美。吾人未携煎炒用具。亦無牛油。故僅煮食。煮時極易熟。湯亦絕美。吾人於此再將所携糧食。詳爲核算。以免錯誤。然後分載於三撬。是時共餘十八犬。每六犬曳一撬。吾人預計留此十八犬。可直達南極。歸時則僅需十六犬可矣。

吾人歸途因得雪帆之助。絕不感受困難。惟吾人於結束本文之際。尚有須重言以聲明者。即上述諸事。雖皆瑣屑。但皆成功要素。亦經計畫經心判斷正確。與夫耐性準備一切之結果也。

（完）

美的演講

丙寅

這兩天，感謝上帝，因爲一個美的消息，有如在殘冬探得春訊，有如在歲杪聞得爆竹，我心頭添上一樁莫名的欣慰和期望。昨夜夢見我手忙足亂的佈置一個講台，台上高燒一對紅燭，燭心結成了兩朵燈花，堂中的坐位已經滿了，還走進一隊天使般的「小聽者」，我又忙着安排一圈小凳在台前。一會兒演講的人上台了，是一位妙齡的女郎，長圓的，清瘦的臉龐映着一朵羞暈。正要開講的時候我驚醒了，醒來還只是抱着一個甜蜜的期望。

這是一間古緻的花廳很華麗，很整潔，窗簾是縞素的綾羅，四角的銅爐昇着熊熊的炭溫，燈光幽暗一點，這幽暗是生命的微波。隔演講的時間還很早呢，但聽衆已經魚貫進來，有名士，有詩人，有哲學家，更有經濟家和統計家，有花白鬚鬢的老人，有天眞爛熳的孩提。座位滿了，後來的人只好站在四角；四角也滿了，還有來人，招待員請他們到台前席地而坐，但沒有人肯去拜倒裙下！講台是一張舖上白綾的小棹，上面放着一只杯和一個瓶，這瓶還着是銀白，瓶中貯的不是美酒也不是甘露，——「一片氷心在玉壺。」我正在吟着這詩句，望着演講的人出台了，還不是一位妙齡的女郎，長圓的清瘦的臉龐映着一朵羞暈，這羞暈永不曾褪，許是爐火太溫，但是誰知道？伊的身材不高，衣裙是玄青一色，束的似乎太緊一點。胸前掛着一顆細珠，襪子是精細的，鞋上不曾沾有泥或是帶灰。袖口只齊及肘彎，纖纖的手臂如同玉琢。頭髮是「好好的收拾」的，中間分開，在眉上捲了兩個小小的半圓，才往後滑溜溜的梳去。聽主席介紹，女士是國內負有盛名的文學家，在某大學任文學教授（我疑心是沙士陂教授），曾留學美洲，以前是該校的「斯他爾」。不錯，伊那沒有帶「美國式龜殼大眼鏡的雙眸，金鋼石那比得上，簡直是天上的明星；多發亮，一直視透你的心靈。

女士開講了，那清脆的聲音似玉笛裏透出的妙樂，吹送你到一個幽靜的夜裏，淡

黃的月光洒在平淨的波上。女士說：文人好比是學校，(伊擺一擺頭，改過口氣)是學生，社會是學校，沒有學校不會有學生，沒有社會不會有文人，文人是社會的產物。這話很合邏輯，誰也明白。伊接下說：社會往往把未成名的文人當作兒童，(Childlike) 看待，把成名的文人當作神靈(Godlike)看帶，這是社會對文人的不健全的態度。：：：：：一般批評家對新進的作家批評得太嚴格，太刻薄，踐踏了他們的生機！這時聽衆都停止了呼吸，月光集中在講棹，有的點了點頭露着悲怨的色調，但同時也似乎感到，薄的藉慰。是的，在中國這現象更是顯著，許多許多的青年作家，他們的作品自然沒有十分成熟，被一般先進者捉着了弱點，儘量的謾罵，嘲笑；有些沒有自信力的作家，因此失望以致灰心，這損失可不算小。士女跟着厲聲的說：一般社會對女性有一種無聊的諒解，以為只要做到這樣已經不錯了，便多方的揄揚伊，崇拜伊，等到伊出了名，就奉伊如神明，結果往往使伊墮落，這是社會對文人的致命傷。這一聲鼓鼓驚人，至少今晚在座的人必能改掉這種無聊的態度，用一種期望男子的態度期望女子！甚至更高的態度呵！女士接下說：文人稍有成名，即是萬能，立刻有人請他（或伊）演講，請他(或伊)當教師，這種風氣對不對？全堂的聽衆一齊搖了搖頭。伊又說：一個詩人，起初靠着靈感(Inspiration)作詩，一旦成名，各方都向他(或伊)要稿，這時他(或伊)要出汗(Perspiration)作詩，出汗的作品沒有什麼價值。這層我想是千眞萬確的，至少是女士的經驗談。以下女士痛斥名士，伊說：文人中有所謂名士派頭說話不三不四，眞討厭。我們的名士皺了皺眉。女士又說：一個詩人稍為作了幾首詩，頭髮就長了一寸，再作幾首，簡直長了腦後去了。(今晚的長頭髮可不少！)要是作多了的話，那簡直是個怪物，別人遵守的，他不遵守；別人不遵守的，他偏要遵守。女士跟着翻開一本書朗朗的唸道：「我到那時為止對於曼殊斐爾只是對於一個有名的年輕的女子作者的景仰與期望；至於伊的仙姿靈態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我以為伊只是與 Rose macaulay. Verginia Woolf, Roma Wilon, Venessa Bell幾位女子文學家的同流人物。平常男子文學家與美術家已經儘夠怪僻，近代女子文學家更似乎故意養成怪僻的習慣，最顯著的一個通習是裝飾之務淡樸，務不入時，務背女性；頭髮是剪了的，又不好好的收拾，一團合糟的散在肩上；襪子永遠是粗紗的；鞋上不是沾有泥就是帶灰，並且大都是最難看的樣式；裙子不是異樣的短就是過分的長，眉目間也許有一兩圈天才的黃暈，或是帶着最可厭的美國式龜殼大眼鏡，(全堂大笑)但伊們的臉上却從不見脂粉的痕跡，手上裝飾亦是永遠沒有的，至多無非是多燒了香烟的焦痕；譁笑的聲音，十次有九次半蓋過同座的男子；走起路來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後身；(全堂又大笑)：：：：」女士唸完了接着說：美學原理。是整齊與調和，一味的矯揉造作，是違反自然的。女士叫我們不要去瞻仰文人的豐采，伊引了一個女子(女士自稱素來不舉男子作例)因讀賈島的詩而景仰作者，等到見了那詩人的怪像，牽性連他的詩也不讀了。我敬盼今晚看了這位女子文學家的人不會學那位女子

度罷！哈哈！

以下女士提出社會對文人的積極的態度，伊說：社會對文人要愛護如花，要如風如雨使他熏陶培育。要把他看做常人一樣，不要當他文人看待，因爲文人正同平常人一樣，只不過情感，觀察力，表現力稍强而已。這豈不是輕輕易易的摘下了文人「額上的金字招牌！」伊又說：社會應當重視文人的人格，不要偏重他的文字。這層眞是痛責當今的流弊。伊又說　文人不可把文學當作職業，那要餓飯。不過我的愚見以爲文人是該餓飯的，該吃苦的，如其把它當作副職業，不費上畢生的精力，文學上的成績必要減色。伊又說：不要教文學，（女士教書當然是例外）那樣會使你分心，頂好是學打字，不用什麼腦力，餘時著作文章，隨意發不發表。這個建議眞妙。女士又勸文人少交朋友，尤其不要交記者和編輯，那要使你出汗。我想這層可以不必顧慮，因爲神經過敏的文人，他的朋友不會多的，我的觀察確是如此。而且「文人相輕，」他的命運不會使他有許許多多的朋友。（這種風氣女士自要反對）或者男女社交當在例外。女士曾經說及欠資的郵信的收領，要是信面是伊的本名伊一定去領，但如是「筆名，」伊從來沒有取過，怕的是滿紙恭維的話。這事請大家留心，不過女士的筆名較本名響，有時難免錯誤呵。聽說女士在「明星」時代，見天收到四五十封向伊通欵曲的信，伊在太平洋舟中向人露意，伊那兩本「春天的什麼，」「天上的什麼，」就是給那些信的回音。女士又說：文人應少接見觀衆，只有小團體的談話可以參加，尤其不要接見新聞記者，因爲一個作家不得不有一點「神秘性。」這許又是伊的經驗談，聽說：女士曾在某學府應什麼學術演講的請，那回的三千觀衆，給了伊一個大大的教訓。至於女士今晚的演講另有例外的緣由，爲着要修一點鄰校的交好。校中曾經三次邀請伊，伊託旁人覆信說不能來，後來因爲主席先生親身拜訪，伊才免强應允。上年某會社也曾經請過伊，那知臨到演講的日期伊忽然病了，女人總是多病喲！閑話帶住，回到本題。照女士所說的文人看來，已經不是平常人了，害得伊一句兜住，他說：但是文人不能逃避社會，應當用「人」的資格和人交際，觀察社會心理，切不要用「文人」的資格。最後女士又說：除作文人之外，還要作一個普通的職業人，好書記，好打字家：：：：這和上面不要把文學當作職業重複，且顚之倒之，本沒有什麼新奇，但主席却將這話引申又引申。末了，主席說：凡是說士女講得好的叫一聲[illegible]，有的人沒聽清楚誤成了一聲「愛！」

零零碎碎還沒講題目的深處就完了，演講的全文不連貫，含混，矛盾，淺薄！並且連創造與批評都像分辨不來。我的希望飛上了九天雲外，平日對名人的崇拜心理也模糊起來。但女士的聲音似音樂般的美妙，和諧，不滿足也算滿足，這眞是「無聊的諒解。」有人說：「女人畢竟是女人，能够講到這樣已經不錯了。」這又是無聊諒解。女士天才到佳，後好的作品還少見，但過去的成功已够我們玩味，好像小孩吃奶，一樣的滑膩，溫柔。據說女士沒有字人（？）還在享樂伊處女的天眞，人生的美夢；將來進入實際的社會，感到現實的人生，伊的作風，伊的藝術，伊的演講，必有超越的進步，我們誠敬的期待着。

十六，十一，三十日。

銅元考

（卓甫黃）

吾國幣制。屢經變遷。有清一代。尤更多易。晚近以來。方中圓外之錢。已不多見。市中交易。率以銅元爲最低之本位。北方銀一元可易銅元三百七十餘枚。較十年前。高出四倍有奇。而其實則遠不敵昔時之耐用。蓋物價之昂。且十倍之也

考銅元之鑄。始於遜清光緒二十八年。湖北省最先鑄出。董其事者爲張文襄。嗣後各省繼起。間亦有鑄當一。當二。當三。當五。及當二十者。以利率不及當十者之厚。通行甚少。當銅元初出時。每銀一元只易八百文。（即八十餘枚）逐漸增高至一千二百文。（即一百二十枚）今則四倍之矣。

先乎當十銅元者。尚有當十錢一種始於咸豐三年三月。爲御史蔡紹階所奏請。時祁文瑞方掌戶部。與有力焉。初鑄重六錢。後減爲四錢四分。又減爲三錢五分。再改爲二錢六分。四年三月又鑄鐵質當十錢一種。未幾廢。銅質者仍通行如舊。至光緒十四年。閻敬。爲戶部尚書奏請作廢。仍用制錢。遂奉旨收回。以三年爲期。今此種當十錢。鄉村中猶能見之。惟多係三錢五與二錢六兩種。大者殊少。

銅元之種類。最初原無大別。近則甚複雜。除極普通流行者數種外。以予所見。有洪憲銅元。有日本銅元。有香港銅元。有羅馬字銅元。有人首（外人）銅元。有皇冕銅元有四川篆文漢文銅元。或尚不止此。用時倘一細察。不難搜得。取而集之。亦趣事也

時人彙誌

李福林

李福林。字登同。年五十二歲。廣東番禺人。年二十。赴星加坡經營果園。薄具資產。清季返粵。仍購地營果園旋入中興會。隨胡毅生等從事革命。黃花岡之役。應於番禺謀舉事。未成。清將軍鳳山被刺後。乃與陳炯明等在粵舉義旗。民元任廣東都督府警衛軍司令。漸遷廣惠鎮守使。九年與魏邦平同逐莫榮新。是年裁鎮守使。改任第一善後區處長。所部稱福軍。陳炯明之變。李部在贛北伐。乃與許崇智等轉戰入閩。組東路討賊軍分任司令。回師廣州。其後曾一度兼任廣州市長。十四年解散滇桂軍。李與有力焉。時已任第五軍長。所部正駐防廣州河南也。去年南軍北伐。李所部留粵。前月張發奎解決桂軍。李亦參與。但言事非本願。最近共黨據廣州。李率部與作戰。復奪回省城。

中華滙業銀行

資　本　銀元五百萬元　金圓五百萬圓

公積及前期滾存　金圓三百貳十萬八千餘圓

本銀行奉財政農商兩部註册有發行鈔票之權專營國內外滙兌辦理各種存放跟單押滙賣買生金生銀以及銀行一切業務所有通滙地點開列如下

國內　上海　天津　漢口　靑島　福州　厦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長春　奉天　大連　哈爾濱　安東縣　以及內地各城鎭

國外　東京　橫濱　大阪　神戶　兵庫　京都　長崎　名古屋　門司　函館　小樽　福岡　廣島　台北　朝鮮京城　元山　仁川　釜山　倫敦　紐約　新加坡　孟買　舊金山　並歐洲澳洲各大埠

總　行　北京戶部街

分　行　北京戶部街　上海福州路　天津大沽路

總行電話
總理室及秘書課　四五九
專務理事室及業務課　東局　二九六九號
計算課　二九六七
文書課　二二七四

京行電話
總經理室　三九六九
營業科　東局　二二七八號
出納科　二五七四
文書科　三三〇八

總　理　章仲和

專務理事　小林和介

定價表

	一期	每月四期	每季十三期	半年廿五期	全年五十期
現款及兌票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票代價作九五扣以半分至一角者爲限

郵費表

	一期	每月四期	每季十三期	半年廿五期	全年五十期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本國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滙各國	四分	一角六分	五角二分	一元	二元

廣告價目

地位	一期	四期	十二期
全面	二十元	六十四元	一百八十元
半面	十元	三十二元	九十元
四分之一	五元	十六元	四十五元
六分之一	四元	十四元	四十元

- 底頁外面及論說封面照表加倍
- 封底面裏頁照表加半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及色紙價目每期加洋一元
- 廣告如用圖板可由本報代辦照收製版費
- 刊登廣告在十二期以上價目從廉臨時面議、
- 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費餘俟出版時收清
- 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
- 廣告文中西均可
- 在登載廣告期內奉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天津旭街四面鐘對過　上海山東路德興坊底　北京東單牌樓裱褙胡同廿四號　漢口歆生路洪春里十九號）

總發行所　國聞週報社（天津旭街四面鐘對過）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天津旭街四面鐘對過）

分售處

本埠　世界圖書局　文華書局　直隸書局　務本書局　江東書局　南開華英書局　南開學堂大街天津書局　天祥市場萃文魁　啓新書局

台灣　台灣市太平町三丁目文化書局

南洋　荷屬蘇門答臘口里棉蘭大街南洋日報館

上海　國聞通信社　中華書局　泰東書局　四馬路光華書局　大馬路美術供應社　大世界售書處

北京　國聞通信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書莊　信託書局　丹桂商場興記佩文書莊　大公報分館　琉璃廠文明齋書舖　公慎書局　資宴華樓　華盛書文社　智書社　青雲閣富文齋　第一樓聚文齋　海運倉朝陽大學　清華學校售品所

漢口　國聞通信社　後城馬路商務印書館　後花樓交通路東壁圖書館

武昌　時中作合書社　察院坡太平洋書社　察院坡商務印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徐州　中華書局

清江　板浦大同商店

常州　大街世界書局　甘棠橋下日新書社

揚州　梅枝書局

通州　翰墨林

成都　昌福館　華陽書報流通處陳岳安

開封　統一派報社

雲南　省城內文明街六號益友書報社

中國新經濟政策增改再版預告

本社刊行前溪先生所著中國新經濟政策初版早經售罄購者紛紛各地學校書肆來函批發者尤夥均無以應命近特商前溪先生增改再版增加文字約二萬言准於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願批發者速向本社預訂

國聞週報社啓